

俠盜燕飛來

常熟雷珠生著



俠 盜 燕 飛 來 目 錄

目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山東道驛夫起惡意 | 魯元村馬漢戮強徒 |
| 第二回 | 綠林俠投宿遇怪客 | 採花盜見色起淫心 |
| 第三回 | 啓戟遙臨提督露真面 | 竊印遠遁俠盜受嫌疑 |
| 第四回 | 逾限比追縣官杖捕役 | 戕官頂替使女作夫人 |
| 第五回 | 賊禿顛倚勢造地窖 | 官強盜採花殺貞女 |
| 第六回 | 燕飛來衝掃勝豪奴 | 呂天雄橫行遇勁敵 |
| 第七回 | 大無畏伏虎服響馬 | 抱不平北俠敗莊丁 |
| 第八回 | 施妙手盜銀中袖箭 | 募巨金信口鼓黃言 |
| 第九回 | 竊餉銀韓方遇勁敵 | 逐俠盜松泉顯神通 |
| 第十回 | 求後嗣美婦蹈陷阱 | 墮地窖使女作調人 |

南北武俠
全書之九

俠盜燕飛來

著作者海虞雷珠生

第一回 山東道驛夫起惡意 魯元村馬漢戮強徒

却說楊存明以平定太湖水寇的功勞。平地一聲雷。官封江北提督。節制全省水陸各軍。因爲駐在地在松江。又稱松江提督。存明是個布衣俠士。就算平賊有功。斷無破格擢陞爲提督的。只因他救駕有功。康熙帝不交大臣議賞。特地御筆親書。欽加頭品頂戴。義勇巴圖魯。賞穿黃馬褂。實授江北提督。這也是存明官軍亨通。他本不願出仕清廷。偏偏富貴逼人來。竟會官封極品。他初意還想不受清封。辭職歸隱。無如他夫人蘇美玉竭力勸阻道。人生世上。勢位是缺不得的。況且你生也晚。未沐大明恩典。現蒙皇上異數酬庸。人非草木。豈容辜負呢。存明不忍



違拗愛妻。次日更換一品朝服。人朝謝恩。康熙帝面諭道。江淮水陸各軍。疲玩不堪。派卿前往加意整頓。江督圖海。是個知兵大員。倘有爲難。宜和他商酌辦理。存明就叩頭陛辭。康熙退朝。存明卽往康親王李光地。及諸友跟前辭行。各人備酒餞行。存明在京應酬了兩天。方纔回轉四覺口。收拾行李。托住宅托給曹雲仙照料。他就挈同妻妹岳母及隨員等動身。本來由津赴松江。水陸兩路俱可通行。那蘇美玉前次隨夫南征。由海道南下。在舟中耽擱了四五個月。厭惡極了。這次執意要和存明由陸路南下。存明難違閻命。便叫寶珠愛珠伴同岳父落船。派隨員保護。由海道南下。一路平安。並無書說。存明夫婦倆自仗具有好身手。不怕路上有歹人算計。親兵隨員都不帶。隨身只有防身傢伙和川資。雇騾車取道南下。行抵山東投遇安歇。直隸的騾夫。素知山東道上



羣盜如毛。犯不着貪幾吊車錢。把牲口車子甩掉。還是小事。只怕性命都要送掉咧。還是回去吧。打定主意。就向存明說道。老爺。咱因不熟山東路道。要回去咧。明天你老好另雇驢車的。存明就把三天車資如數付給。當晚一宿無話。次晨存明起身後。趕到門口。有個驢夫叫做張大的。走來招接生意。存明與他論定車資。回到裏邊進朝餐。算清膳宿費。就同美玉出外登車。驢夫跨上車前坐定。揮鞭趕驢上道。夫婦倆並坐車中。眺望沿途風景。且笑且言。好不有興。不料驢夫張大。時時迴顧美玉。有時向兩傍深林中東張西望。美玉瞧出光景不妙。就把櫻唇湊到存明耳邊。低低說道。那個驢夫時常迴顧。而且生得鬚頭鼠目。滿面橫肉。不是善良之輩。你難道不曾看清他的面貌。買買然去雇坐他的驢車。存明笑答道。你太胆小了。他不來惹咱們便吧。倘有惡意。咱就送她



的老命。免得放他在山東道上。遺害過往客商了。爲民除害。本是咱們的天職呀。美玉微笑不答。那頭牲口脚底很快。奔到太陽偏西。已到四基前山。忽聽鈴鈴聲響。從深林中奔出一騎。馬上坐着一個黑面大漢。掠車前而過。轉入山右而去。美玉瞧科馬上的大漢。先向騾夫使眼色。接着把烏溜溜的眼珠。向車中注視。情知不妙。行不多時。經過一個小鎮。騾夫扣除絲韁。迴顧存明說道。就在這裏張家客店歇夜吧。是咱們的老主顧。房間寬大。飯菜精美。而且定價公道。存明答道。太陽很高。儘可趕路。行到傍晚投宿正好。咧。騾夫答道。錯過了投宿處。奔到荒野裏。太陽沒入土中。弄出什麼岔枝兒來。咱是不担責任的。存明說道。誰要你担什麼責任。你只管趕路便了。話聲未絕。客店夥紀走到車前招攬生意。存明置之不理。只管催捉騾夫趕路。客店夥紀說道。這裏不歇夜。



前去都是青紗帳起的荒野。要到魯元村纔有客店。後悔是來不及的呀。存明只做不理會。騾夫只好驅騾前行。故意扣緊絲韁。緩緩而前。存明連連催促。張大非但不聽。反爾咕囔着答道。黎明上道。趕了百三四十里足路。牲口也是胎生。不是鉄打的。趕了這許多路。豈不要疲乏緩行呢。存明說道。緩行快行聽你的便。咱要趕到魯元村纔歇夜咧。騾夫不得已放寬絲韁。那頭騾子瞧見太陽入土。暮色蒼茫。她也要緊休息了。不待鞭打。自願發開四蹄。一個轡頭。直奔到魯元村。已近黃昏。騾夫就在羣英客店門前停住。店夥紀趕來招呼道。客官下車吧。敝店裏大小房間都有。現成飯菜。都是新鮮的。存明就同美玉下車。入客店。只見櫃台裏有兩個很氣概的大漢。在那裏飲酒。帳桌上坐個三四十歲的男子。在那裏寫賬。夫婦倆止步。等店夥紀把牲口及車子帶到後邊。



返身出來。引着夫婦倆。入裏邊。擇定房間。店夥紀說道。客堂裏去用酒飯吧。愛吃什麼。可以自行揀選。夫婦倆跟着他。走到客堂裏入座。另有堂倌送進杯筷。存明吩咐一壺黃酒。四色酒菜。一剎那堂倌送上酒菜。那存明從前在關外。常和綠林好漢結交。曉得山東道上很多坐莊強盜。在村鎮上。陽爲開設客店。暗中用蒙汗藥酒迷醉了旅客。半夜裏將他結果性命。所帶的金錢貨物。盡爲已有。這種俗語叫做黑店。存明暗想這家三明兩暗的客店。規模雖不像黑店。却不可不細心審察。邊想邊執着酒壺。高高舉起。酒從壺口中滴瀝瀝篩入杯中。泛得滿杯都是酒泡。就授給美玉道。確是很好的陳酒。你安心喝吧。說着取過空口。也是高舉酒壺斟了一杯。杯面上也都是酒泡。湊利口上。囁嚅聲一飲而盡。又篩第二杯。美玉說道。「酒能悞事。少喝爲妙。」存明笑答道。這種



不是蒙汗藥酒。和你盡壺而止。美玉問道。你怎見得不是蒙汗藥酒呢。存明答道。酒中中和了毒藥。憑你高舉酒壺篩出。一個酒泡也不泛的。水和得多了。雖有酒泡。立刻消散。不會礙結杯面。此酒泡凝不散。俺纔曉得是無毒好酒。存明只管津津樂道。那知堂倌站在一邊。聽得清清楚楚。他就含笑地蹇到存明面前說道。相公你是老出門。識得江湖上種種利弊的。老實說。現在小店裏幾位老闆。都是南北馳名的大俠。從前這裏本是黑店。幾位老闆路過此間投宿。纔把一班坐莊強盜撲滅。於是公舉賬桌上這位許三老闆爲經理。改名爲羣英客店。到此投宿的。都是正經客商。歹人不敢上門的。你們儘管盡量喝酒。決不會出岔技兒的。存明問道。坐在櫃台裏喝酒的。莫不是老闆麼。堂倌答道。這兩位是老闆的結義兄弟。也是湖北道上著名的俠客。坐在右首。白面無鬚。



的就是北俠馬漢。那位紫糖色臉。留着連鬚落腮鬍的。就是神鏢手陳武。存明正在向櫃台裏打量兩位俠客的面貌。忽然從外面闖進一個黑面大漢來。東張西望。一眼瞧見了存明夫婦倆。便止步作愕視狀。堂倌高聲問道。冒冒失失闖進來找誰哪。黑漢答道。咱來尋找驢夫張大。堂倌尚未回答。張大在裏邊聽得了。連忙探出頭來招呼道。太哥來得正好。俺一個人喝悶酒。正苦沒消遣。快來同桌。黑漢就應聲奔入。堂倌免不得趲去添杯篋添酒。你道那個黑漢是誰。原來就是美玉瞧見躍馬在車前奔過的。叫做張小毛。是個打悶棍的獨腳強盜。目下山東道上大幫响馬多得很。獨腳強盜做不着賣買。他纔去和張大合夥。派他到客店門前招徠旅客。小毛等在四基山攔路打劫。方纔却被張大使了個眼色。知照他晚上下手。爲什麼要挨延到夜間呢。原來張大妄想



吃天鵝肉。打算半夜裏把男客殺死了。來朝把女客車到家裏做老婆。故爾小毛一路釘梢直到魯元村。把一匹劣馬繫在村外深林中。他纔奔到羣英客店裏來找尋張大。他早知這裏是正經客店。故敢趕來。若是黑店。倒不能來搶奪買賣了。當下他倆喝了一壺酒。吃得飯飽。就假做出恭。回到後院空地上。蹲伏着商量了一回。張大就已驛車上。把藏在夾板裏的兩柄牛耳撲風刀取出。藏在衣袖中。同到張大睡榻上。一起靠在枕上休息。店夥紀誤認小毛是個失業驛夫。故爾不來理睬他。且說存明聽說這裏是俠容開設客店。可以高枕無憂。同着美玉添了四樣湯炒。開懷暢飲。等到一壺喝乾。堂倌又送上一壺。存明爲愛酒味醇厚。竟盡兩壺。方纔進飯。那知陳酒好上口而下吐凶。等到飯罷回房。薄有醉意。就和意倒身榻上。竟然深入醉鄉。鼾聲迭作。美玉素不嗜酒。



今晚被存明強逼喝了三杯。就覺臉泛紅露。昏昏欲睡。故爾回到房間裏。房門也不會加門。就向榻上倒身休息。一剎那也鼾鼾人睡了。常言道。吉人自有天相。夫婦倆開着房門熟睡。倘無救星。必被二匪所害。救星是誰呢。就是坐在櫃台裏喝酒的北俠馬漢。那山東道上的客店。絕早打樣的。這時街上已敲二更。馬漢和陳武早已罷飲睡覺。忽然馬漢內急。就披衣下床。出房向後蹇到廁所裏屙屎。正值內痔發作。蹲了許久。依然不曾排洩。正當屎粒頭將要下墮的當兒。忽聽得噲哪哪鋼刀落地之聲。嚇得他什麼似的。出恭也不顧。只管倒耳靜聽背後房間裏有人竊竊私語。原來廁所背後。是來往驛夫的宿舍。不收宿費的。這時只有張大和張小毛睡在那裏。張大聽得街坊上敲二更。連忙一骨碌跨下床來。把放在枕畔的鋼刀帶落於地。小毛坐起身來說道。慌什麼。



被人聽得了刀聲。不是要的。張大爺道。店中人都已深入睡鄉。有誰聽得呢。咱們趕早動身吧。好得房門虛掩在那裏。你去幹掉男客。俺把絮團塞住女客的嘴。把她紮手縛腳。背到後院。縛住車中。馬上帶牲口套車。和你由後門逃回家裏。不過銀錢貨物都是你的。那個女客。咱要將他做老婆咧。小毛笑道。你是個驢人。面貌猶生得這般惡劣。縹縹緞緞的姑娘。怎肯和你做夫妻。還是將她帶到濟南。賣給窯子裏當婊子。千金不值。八百兩穩可到手的。張大爺道。且到明天再說。現在幹事要緊。說着小毛也跨下床來。馬漢在窗外聽得清楚。連忙立起身來。綃好褲帶。出廁所飛步奔來。要知存明夫婦如何脫險。如何遇着俠盜燕飛來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緣林俠投宿遇怪客 採花盜見色起淫心


且說張大和小毛各執鋼刀。奔到存明臥室外面。倒耳靜聽。但聞男女
倆鼾聲迭作。小毛就伸手想推門而入。那知門已推閉加門。他就湊到
張大耳邊。悄悄地问道。方纔你來看過。說是房門虛掩的。這時却已門
得緊緊咧。張大說道。待俺將門抬起。你把刀頭插入門縫中。撥過門頭。
門就開了。說着刀內拉着仆刀。轉身伸手插入門檻中。將門向上抬起。
小毛依言把刀頭撥開門門。張大兩手前推。房門露開一縫。小毛首先
挨門而入。張大也就立起身來。正想走入。只聽唳嚨一聲。小毛嚇得一
個哎字。就倒地死了。張大還沒有瞧科。冒冒失失推門而入。不料門背
後一刀砍下劈去了半個腦袋。也卽倒地而死。這時美玉剛正醒來。聽



得刀聲。慌忙張目跨下床來。在燈光下。瞧科兩個人倒在地。上一個壯漢手執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。立在房門背後。她只道是丈夫。望到正面榻上。存明依舊鼻息鼾鼾。躺在那裏。連忙奔去推醒存明。向他說道。有強盜入房。虧得這位俠客。已將盜殺死。存明連忙趲到俠客面前。拱手道謝道。若無老哥相救。愚夫婦都在睡夢中。必然性命難保。請問老哥貴姓大名。何以得悉兄弟遇盜。特來相救。那人就以直告之。原來此人就是北俠馬漢。當下他從廁所中奔出。逕入存明臥室。將門緊閉。趲到存明臥榻前。瞧科枕邊有一把四竅八環刀。就執在手中。忽聽門外有人撥門。他就閃在門背後。等候二賊挨身而入。揮刀砍死。當下夫婦倆聽了馬漢一席話。方知盜就是驃夫和黑漢。美玉就把馬漢誠懇道謝道。今晚若無恩公相救。咱們倆那得會活命呢。不知恩公何



處緩日專誠到府拜謝。馬漢答道：「除暴安良本屬我輩分內事，何足挂齒。請問貴客尊姓，現將何往？」存明告以姓名，末了推說道：「小弟和江淮提督是兄弟行，現往松江督署辦事，務請老哥來松游玩，萬望勿却。」馬漢含糊答應，存明說道：「盜尸只好報官收殮，馬漢答道：『太磨煩了，俺去喚夥紀來，拖到後院去埋葬，說道移步而行。』」話休煩絮，兩具盜尸由夥紀拖去埋葬，抹去地上血漬。一剎那天色明亮，夫婦倆算清宿費，把騾車牲口送給馬漢，殷殷稱謝。另雇騾車動身，在路無非曉行夜宿，飢餐渴飲。一日行到仙女廟，時已傍晚，就投迎賓客店歇宿。看定東廂房，時當六月，燄熱非常，夫婦倆露坐庭中納涼。只見西廂房裏有個三十多歲的壯漢，在那裏自斟自飲。夫婦倆見他儀表不俗，眉宇間隱隱有俠氣，無如素昧生平，不知道他是何人物。著者却認得他就是俠盜燕



飛來。先把他的出身叙個明白。諒必看官們所樂聞的。他生長松江。本姓晏。自小跟着老父鉄臂膊晏叟。販私鹽爲業。手下有五六百夥紀。二百多艘鹽船。橫行大江南北。江湖上沒有不認得鉄臂膊燕叟的。管束夥紀極嚴。只准販私。不許幹別種犯法事項。無如夥紀衆多。耳目難周。常有人在外姦淫搶劫。犯案纍纍。各府縣接受了事主訴狀。怕他聲勢浩大。不敢派差拘捕。直到江督周海到任。各府縣到南京謁見周海。早知江南有個鹽梟宴叟。就向各府縣詢問鹽梟宴叟。拿到沒有。揚州府趙鴻欠身答道。該鹽梟犯案重重。無如悍匪衆多。捕役無能爲力。非請大人指派得力兵隊四面兜拿不可。那圖海方纔到此。正想以此顯揚自己的威名。馬上密札瓜洲狼山兩總兵。會同長江水師統領。合兵兜拿。你想一個鹽梟。怎敵得過數千官兵。在崇明島前打了一仗。鹽船盡



被炮火擊沉。晏叟當場戰死。妻孥被執。惟有燕飛來。投海逃生。虧待他素善水性。伏海底一晝夜。官兵只道他已經溺死。一律散去。燕飛來方敢爬起海灘。逃匿他方。初時他叫小哥哥。後改燕飛來。自小得乃父親傳衣鉢。飛簷走壁。如履平地。十八般武義。件件皆能。善用一把紅毛七寶刀。削鐵如泥。砍鋼斷髮。正是希世之寶。他在江淮道上。專門劫富濟貧。行俠尚義。因是江湖上都稱他俠盜燕飛來。並無人知他是晏叟的兒子。好得他一不採花。二不犯血案。專劫爲富不仁。貪贓玩法的官吏。正是盜亦有道。非但江湖上人人敬重。就是各縣的捕役。相識他的。莫不加以敬禮。遇到尷尬案件。請他帮忙。他總慨然答應。相助一臂。因此名聞遐邇。他爲祖墓在松江。不忍拋棄。仍在松江賃屋而居。不過兔兒不吃窠邊草。他在松江地界。不做案子的。這時從遠道回來。暫投迎賓。



客店歇夜。他生平嗜好杯中物。故爾叫夥紀購置高粱酒。和酒菜。在房中自斟自飲。那存明夫婦倆正坐在庭中。看他一杯復一杯。毫無醉意。存明暗想。俺雖嗜飲。無如量小易醉。與他比較。自愧不如。美玉正在和他打趣道。你瞧人喝酒。可覺酒饑麼。可要買壺酒解解酒癮呢。存明正欲回答不要。忽見外面闖進一個怪人來。在燈光下。瞧不出他年紀。但見驅幹雄偉。穿一身黑綢衫褲。足蹬薄底快靴。一條鬆三股的油花大辮。繞在額角上。遠望好似官兵的捆頭布。左手提着個包裹。右手掌中托着一對鉄彈。噲噲噲。耍得怪響。見他冒冒失失。走到美玉面前。止步。張大着烏溜溜的眼珠。仔細打量美玉的面貌。霍地自言自語道。美貌女子。見了萬千。這般可喜。娘兒沒有見過。存明聽說。無名火直冒。正想立起身來。向他問罪。虧得店夥紀趕來。向他問道。你可是喝醉了。



冒冒失失闖來得罪女客。算什麼呢。究竟你來投宿。還是找尋朋友。大漢答道。黃昏到客店。不投宿做什麼。東廂房可有空榻麼。夥紀答道。有客包去咧。後面有單客空着。大漢答道。後面氣悶得很。還是西廂房吧。邊說邊向西廂房覷人。一眼望見燕飛來坐在那裏喝酒。連忙轉身退出。說道。朝西房間熱得很。可有東首房間麼。夥紀就領他到東廂房後邊小房間裏。大漢見和東廂房只隔一道板壁。上面還是通聯的。便道這裏很好。快替咱去叫酒飯來。接着點了幾樣菜。夥紀便往飯館中去叫喚。不用細表。且說俠盜燕飛來。瞥睹個怪人闖進房來。望了自己一眼。逃也似的退了出去。心想那人的面貌似曾相識。在什麼地方見過。的。思索一回。恍然大悟。這是長江一帶有名的採花強盜韓方。渾號人稱花花太歲。這時突如其來幹什麼。想到這裏。却巧美玉在庭中盼



耐店夥紀去買稀飯。當作晚餐。因爲天熱不曾吃晚飯。這時方覺有些飢餓。纔叫夥紀去買稀飯。燕飛來聽得了嚶嚶鶯聲似的俏聲。音頓然覺悟。韓方必是在路上遇見了這個美貌姑娘。特地跟踪到此。今晚又要弄出血案來咧。既然被咱看出破綻。自問天良。斷難坐視。自殘同類。非俺所願。儘他在俺面前姦淫濫殺。情理難容。那末只好如是這般。嚇走韓方。保全個女客的貞節。最爲適當。打定主意。就此罷飲。殘肴自有收拾。他在房中舀水揩身。挨延了一回。吹滅燈火。橫在榻上。目光却從窗櫺間注射着東廂房。那存明夫婦倆。吃罷稀飯。在庭中坐了一回。街坊上已打二更。天氣漸涼。他倆就走到房間裏。將門帶轉。各向榻上和衣而睡。紙扇輕搖。閉目休息。不多一回。竟然睡着了。因爲天熱。門窗都是虛掩着。不曾緊閉。桌上燃着一盞油燈。燕飛來從對面望來。很



覺清楚。初時絕無動靜。直到街坊上敲三更。忽見東廂房北壁間。有一注點燃的香。自後送入。曉得必是韓方點着悶香。迷失男女倆的知覺。他便入室探花。暢所欲爲了。想到這裏。一骨碌跨下床來。一手執着紅毛七寶刀。一手執着茶杯。走到庭心裏。向水缸中舀了一碗冷水。悄悄地在東廂房外面。從窗縫中張望。滿室香烟繚繞。連忙掩着鼻觀。悄悄地把紗窗推開一縫。悶香漸漸消散。望到室中一目了然。忽然板壁頂上窸窣有聲。定睛打量。只見韓方兀立在板壁頂上。正想縱身及地。燕飛來故意把七寶刀向地下一擲。噲唧唧一陣刀聲。嚇得韓方連忙向後躍下。倒身榻上裝假睡。側耳靜聽。間壁有無動靜。那燕飛來瞧他縱身退下。幾乎笑出聲來。連忙拾起七寶刀。插在背後褲帶裏。推門而入。蹇到存明榻上。口含冷水。向他面上。噴了兩口。存明驚醒。張目跨下。



床來。瞧見對面房間裏的旅客兀立面前。手中托着茶杯。就訝然問道。「莫不是俺中了迷藥。老哥特用冷水噴醒的。」燕飛來不願和韓方結仇。不發一言。但把頭點點。指着板壁問。悶香還未熄滅。存明早知怪人睡在間壁。不言而喻是他幹的咧。就向燕飛來抱拳道謝。燕飛來即將茶杯遞過。一手指着美玉。存明連忙口含清水。向美玉面上噴了兩口。美玉從夢中驚醒。覺得滿面濕淋淋。張目嬌嗔道。爲什麼惡作劇。噴得咱落湯鷄似的。存明連忙掉轉身來。想把燕飛來爲證。却已影踪全無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啓戟遙臨提督露真面 竊印遠遁俠盜受嫌疑

且說俠盜燕飛來在迎賓客店中。救醒了楊存明。只因不願和韓方結仇。故爾不發一言。做手勢指明了悶香。把茶杯授給存明。乘間就一溜烟回轉西廂房。不料韓方橫倒榻上。想起悶香。連忙跨下床來。奔到板壁跟首。一邊收拾悶香筒。一邊向板壁篷中偷瞧。只見燕飛來正在那裏指手劃脚。不覺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胆邊生。執着悶香洞。捫來藏入百寶囊中。暗暗罵聲燕賊。俺和你前日無仇。今日無冤。俺在這裏採花。與你什麼相干。要你強出頭破壞俺的好事。哼。哼。君子還報三年。消不得擺佈得你走頭無路。纔認得俺花花大歲。是不好惹的。俺聽得驟夫說。要將男女倆送到松江。燕賊的巢穴。也在松江。俺胡不就此趕往松江。



要道等候。免得來朝受他們的奚落了。打定主意。收拾行囊。悄悄地逕到後園。越牆而逃。逕往松江入城要道。投寓等候。迴筆再叙存明把遇救情形。向美玉約略說明。美玉說道。對房那位俠客。雖然施德不望報。你理該去請問姓名。竭誠道謝。存明連忙逕過西廂房。這時燕飛來點着燈。又在那裏喝酒了。存明就向他一拱到地。問道。萍水相逢。卽蒙拔刀相助。謹請把姓名里居。明白見告。以便登門拜謝。燕飛來還禮答道。做淫惡。安行旅。本屬我輩分內事。何足言報。要知那個怪客。說到這裏。低聲續言道。就是長江一帶有名的探花強盜韓方。軍號人稱花花太歲。只怕他一不做二不休。再欲跟蹤和閣下爲難。宜加防備爲是。存明答道。多承指教。感激非常。還請以貴姓大名見告。燕飛來只是不肯直說。存明說道。足下不肯見示大名。俺只好跪地請問了。燕飛來被逼不



過只好答道。俺便是松江燕飛來。存明大喜道。咱也到松江提督衙門辦事。足下倘若遇有爲難。只消寫信到提督中。信面上寫蘇美玉收便了。你道存明爲甚不說自己姓名。因爲楊存明三字。大家曉得是現任提督。故以愛妻姓名見告。當下彼此說了幾句仰慕的話。東方已白。存明謝別回房。店夥紀送進臉水香茗。夫婦倆盥漱既畢。略進朝餐。套車上道。走過西廂房。見裏邊間焉無人。燕飛來早已動身了。存明和美玉付過旅費。匆匆登車趕路。因爲經過了兩次危險。不敢耽擱。逕向松江大道趕來。找尋由海道南下的官舫。按下慢表。且說韓方守在松江入城要道。鎮日價坐在茶坊酒肆中瞭望。只見燕飛來洒開大步入城。獨不見那夫婦倆經過。巴巴的等候了兩天。這日他在街坊上閒逛。只見許多差役自城內走出一路。互相談論道。今朝接提台。明朝接提台。奔



得咱們脚都痠了。現在聽說官船已抵碼頭。諒來不會徒勞往返咧。說着匆匆前去。韓方閒着無事。就跟着他們。暫到接官亭。碼頭上轎馬停得不計其數。滿城文武都鵠立在碼頭上。官兵都弓上弦。刀出鞘。排立河干。看熱鬧的閒人擠得水洩不通。韓方就從人叢中擠到前面。只見燕飛來也立在對面人衆中。連忙避到堤邊。瞧見河中停着三艘大船。忽見一個親兵從艙中走出。向岸上說道。大人起馬伺候。一霎時炮聲隆隆。軍樂齊奏。存明身穿禮服。離舟登岸。向兩傍文武官員。含笑招手。暫入綠呢大轎中坐定。八人抬着。前呼後擁的進城去了。蘇美玉也卽同老母和楊氏姊妹。登岸乘轎。親兵開導。取道入城。韓方在傍看得呆了。瞧科新任提督。就是迎賓客店裏邊夫婦倆。他先見存明登岸。還以爲面貌相同。後來瞧見了美玉。方纔決定。自仗武藝出衆。全不畏懼。心



想既是現任提督。正好和他鬧個玩意兒。遺害燕飛來受些夾當。打定主意。回旅館收拾行囊。付清宿費。取道入城。在提督衙門後面。投寓安歇。看官們未知那韓方的出身。原是個宦家子。亡父韓昌官居總鎮。自小替他請教師學習武功。年纔及冠。老父疾歿任所。膝下只有個韓方。同着老母扶柩回轉揚州故里安葬。韓方等在家鄉不圖上進。專與流氓爲伍。狂嫖濫賭。本來家產不多。不多幾年。被他揮霍乾淨。老母被他活活氣死。喪葬無資。把住宅出賣。纔得成殮。就此韓方鋌而走險。日與盜匪爲伍。祇爲生性好色。屢犯採花血案。家鄉不能存身。逃往他方。避匿了三年。仍在長江一帶出沒。捕役們一則知他是總兵之子。一則知他本領高強。都不敢拿捉。因是江湖上都稱他花花太歲。當下他等在提督衙門後面高陞客棧裏。耽擱了兩夜。先於半夜裏。越到提署中看



清脚路。等到第三夜。守到人靜更深。更換夜行衣靠。背插單刀。腰懸百寶囊。從臥室窗口。躍登屋頂。連躡帶縱。直到提督簽押房上面。他前夜已來探明一顆提督印。放在簽押房用印桌上的。當下他在屋簷上。使個倒挂猿猴的架勢。將身下垂。瞭望室內。黑越越人影全無。他就一個筋斗。翻到地上。躡進簽押房。摸出預備的燃火紙。撚將手幾揮。火即發光。一眼望見一顆長方銅印。在桌上印匣中。伸手取來。藏入百寶囊中。隨手摸出一小塊石灰。向印匣蓋上。畫了一隻飛燕。看官們要曉得。這個飛燕是燕飛來做案子的暗號。他在江湖上早已知道。特地魚目混珠。留此暗號。以便遣害燕飛來。當下他回到庭中。一躍登屋。悄沒聲兒。回到客棧裏睡覺。一剎那東方日出。提督中的僕役。走到簽押房。洒掃。瞧見銅印不在匣中。地上留着一攤紙撚灰。情知有異。連忙到上房照




實稟報存明正在房中進早點。聽得女僕走來如是這般的轉稟。存明連忙蹣跚到簽押房中。只見銅印已不翼而飛。匣蓋上畫着一隻飛燕。心想這必是俠客故意和俺惡作劇。所以別種東西都不取。單盜俺一顆銅印。當下即請摺奏師爺李小汀到來。商量辦法。小汀說道。提署中沒有捕役。此案惟有勒限華亭縣查還失印。他是地方官。怎敢不上緊查緝呢。存明說道。費心馬上札飭該縣。限三日查還失印。小汀應命回到辦公室。提筆寫就札稿。發交書吏繕正。無印可用。只好由存明簽押發出。華亭縣金聲接到了這紙札飭文書。嚇得非同小可。馬上傳捕快班頭錢順到簽押房。見面向他怒罵道。混帳混帳。你當了多年捕役。難道不曉得提督軍門是碰不得的。罵得錢順莫明其所以然。只好連稱小的該死。小的該死。求大老爺明白開導。小的實在不曾獨犯提台大人。



金聲大怒道。你還敢強辯。軍門大人來札上說。一顆印昨夜放在簽押房裏。今朝已不見了。你這混帳東西還沒有曉得。限你三天。務必人贓並獲。倘敢玩延公事。打斷你的狗腿。錢順方纔明白。就屈膝稟道。大老爺明見。陋緝竊案。總須到失竊地點。踏勘明白。或有珠絲馬跡。發見纔有把握。金聲就把來文交給錢順。送到刑席王師爺跟前。請他立書一角緝捕公文。錢順兀立旁邊等候。直到繕正用印。方纔接來身邊。向王師爺道。聲小的告退。轉身到班房裏。連呼晦氣。晦氣。他得的力。夥紀周福問道。頭兒有什麼怪案。子。值得這般動惱呢。錢順就以直告之。周福說道。以速爲貴。且到提署裏去查勘一周。再作計較。錢順就氣咩咩回了周福。逕到提督轅門。先向號房說明。奉縣太爺差遣。特來查勘的。號房就引着他們至簽押房門外。號房人內稟明。存明吩咐引



縣差進見。錢順聽得分明。就掀門帘走入。向存明屈膝叩見。口稱華亭縣捕役錢順叩見大人。存明就指着用印桌說道。一顆印。昨晚黃昏還在桌上。今早却不見了。門戶未開。只在地上發見一堆紙撚灰。向匣蓋上一個粉印。錢順就立起身來。走到用印桌前。仔細打量了一回。瞧見匣蓋上畫着一隻飛燕。心想這是燕飛來的暗號。俺和他素來茶酒往來。很客氣的。他不該如此與咱惡作劇。害咱皮肉受苦。他現在家中容易破案的。想罷。拿着印匣蓋向存明稟道。求大人准許小的將着匣蓋帶去。明日或能連印送還。存明許可。錢順就告退走出。同周福走到轅門跟前。把匣蓋給他看道。這隻飛燕。是不是俠盜燕飛來的暗號。周福答道。咱也不過耳聞。從未見過他的暗號。是不是不敢下斷語。好得昨天還見他在明園喝茶。今天不會出門咧。且去找他再說。於是



甄到北街。正遇燕飛來從家內走出。就向錢順招呼道。頭兒同着貴夥到那裏去。錢順答道。專誠到府。有事請教。燕飛來就讓他倆走入室中。分賓主坐下。錢順說道。拾得一隻匣蓋。上面有隻飛燕。好似你的暗號。特來送還。邊說邊把匣蓋遞過。燕飛來望了一眼。答道。不是俺匣的。俺的暗號。雖也是飛燕。是用琥珀雕成的。與比大不相同。頭兒你莫藏頭露尾。究竟此物何來。還請明白見告。錢順就提署失印案件。直說一遍。燕飛來沈吟了一回。恍然覺悟道。此案是花花太歲韓方做的。他與咱稍有嫌隙。故意用魚目混珠的惡計。以圖嫁禍。錢順訝然道。你和他邪正各別。何來嫌隙呢。燕飛來就把迎賓客店裏的事情。約略說明。他雖在碼頭上。瞧科提督夫婦。就是在客店裏遇見的男女旅客。不過在錢順面前未曾說明。但說提督中俺有好友在內辦事。俺當寫信去自辨。



你倆趕快去躡緝韓方吧。前天俺瞧見他進入高陞客棧。目前只怕已去遠咧。錢順素知他是個俠義男兒。不會撒謊騙人的。就同周福起立告辭。一脚邊趕到高陞客棧查問。那樣面貌的旅客動身沒有。棧主答道。你們來遲了。那個怪客住過三夜。今早纔動身的。錢順只好回轉班房。派四個夥紀分道躡緝。要知能否緝獲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回 逾限比追縣官杖捕役 戕官頂替使女作夫人

且說錢順奉本官差遣。躡緝提督失印。案情重大。非比等閒。雖經燕飛來指明是花花太歲所盜。他派四個夥紀分道往長江各碼頭躡緝。無如韓方鴻飛冥冥影踪全無。三日限滿。錢順只好硬着頭皮去見本官求寬限。挨了一千毛板。再限三天。錢順打得一蹶一拐。回到班房裏。脫出兩腿。已打得皮開肉綻。鮮血迸流。叫夥紀敷上棒創藥。向他們叮囑道。你們趕快出去上緊躡緝。務於限內緝獲。否則下次追比。創痕上再受毛板。這却要痛死咱了。夥紀都覺不忍。連忙將他扶回家中。各領川資。連夜分道出發。等到限滿回來。依舊杳無消息。錢順又挨了一頓毛板。再限三天。依舊杳無消息。錢順又挨了五百記籐條。打得背上血肉



模糊。他實在受刑不起。向本官求退卯。縣官說道。限你五天。務將失印緝到。纔許你退卯。錢順只好退到班房裏。和夥紀們商量。有的叫他裝病。有的叫他出門暫避。周福說道。裝病出門。依舊有後患的。頭兒你還是去懇求燕飛來。他是個慣打人。問抱不平的俠盜。與你素來很要好。的。他不是說過有好友在提署中辦事麼。請他轉把朋友在軍門面前叨情。轉飭縣官以後不要動刑嚴追。由咱們帶着海捕公文。出省去躡緝。常言道。身長七尺。天下難藏。遲早總要捉到的。錢順稱善。就叫周福背駝到燕飛來家中。燕飛來見錢順面容憔悴。和前次見面大不相同。連忙請他寬坐。錢順答道。老哥可憐。咱打得腿開背爛。求你行個方便。救咱這條老命。咧。請貴友轉稟軍門。札飭咱們本官以後不要嚴刑追比。寬限日期。咱派夥紀出省躡緝。遲早間一定破案。說罷把創痕袒示。



燕飛來不忍細看。連忙取出好傷藥來。替他塗敷。許他馬上寫信。錢順誠懇道謝而歸。燕飛來並沒有朋友在提署中。祇因存明在迎賓客店裏向他說過。倘有爲難。函告提督蘇美玉。他也不知道蘇美玉是誰。就依照錢順的話。書成一信。上首並未叙名。下首寫燕飛來謹啓。納入封筒。封固外書。送交提督轅門蘇美玉大人鈞啓。叫童子小雄送去。虧得存明預先知照號房。如有寄交蘇美玉的函件。逕送上房。這時號房把燕飛來的信。送交女僕轉呈大人。存明拆閱來書。見是燕飛來的信。連忙差人出來留住送信人。那知小雄早已去遠了。存明因見信上不曾寫明地址。打算向寄書人詢問。不料早已去遠。存明曉得燕飛來是個江湖俠客。不求聞達於諸候的。格外仰慕。渴思一見。當下就照來書的語氣。親筆書函。并向知縣詢問燕飛來的住址。飭親兵送去。立候回書。



金縣長拆閱來書。茫然不知燕飛來是何許人。只好回書說。遵命不用刑比。惟燕飛來卑職素昧生平。不知現居何處云云。交由親兵帶回。存明見探聽不出。只好暫作緩圖。不過日日有公文發出。豈能日久沒有印信呢。便授意摺奏師爺。叫他忝繕奏摺。和盤托出奏明。拜本人都奏聞。康熙帝批閱一過。一面傳諭兵部製印頒發。一面傳旨江南總督。將松江府及華亭縣一律革職。由京外放巡城御史高鵬爲松江府知府。皇上面諭高鵬迅速到任。嚴治盜賊。以安百姓。高鵬遂卽謝恩出京。只帶一妾一婢一僕。由海道南下。那高鵬居心陰險。棄妻寵妾。竟把原配王氏下毒藥死。妻弟王振邦因胞姊無病暴亡。情有可疑。趕往京師。向姊夫問罪。聲稱要赴三法司衙門告狀。請求開棺檢驗。不料高鵬陽則哀憐。留陰則與妾兄李山壽商就毒計。也用砒礪將他謀斃。燬屍滅



跡自己放火燒掉後屋三間。把振邦的尸身燒成焦炭。你想他造下這樣的。大窩孽。冤魂不散。跟着他南下。船抵清江浦。竟會被人殺死。兇首是誰。就是盜取提督印信的韓方。他盜印的次日。就離開松江。一路向北趕行。直到淮安。方敢留駐。等在客寓裏胡思亂想。做官人前呼後擁。嬌妻美妾。正是豔羨煞人。亡父不死。至今也做提台咧。現在盜了這顆印。有印無官。放在身傍。反要釀禍。還是拋棄爲妙。邊想邊蹙到井邊。摸出一顆銅印。撲通一聲。投入井中。回到房間裏。心想。在仙女廟客棧裏。若無燕飛來出頭干涉。俺將那私行的提督一刀殺死。威逼他老婆認俺爲丈夫。頂替了死鬼的姓名到任。這時俺便爲提督軍門了。繼爾轉念官塘中來往官船多得很。或者時來運湊。被咱遇着個新任官員。半夜裏趕去將他砍死。可向僕役們口中逼問姓名履歷。許他們厚賞。俺



就可頂名做官。若能如願以償，死也甘心。妄想一回，方纔入夢。一覺醒來，已經紅日高昇。連忙穿衣下床盥漱，付過宿費，帶着包裹動身。逕向清江浦而來，沿着官塘，瞧那來往船隻，如入山陰道上，目不暇給。行行重行行，瞥睹一艘海船，桅桿上扯着一面拖水旗，紅底黑字，寫着欽加三品銜新任松江府知府，隨風招展，好不威風。他就塘上一路隨行。瞧科艙中只有兩男兩女，暗想這兩個男子都是鬪茸漢，就是舟子也。只有兩男四女，俺一人上去做得乾淨的。邊想邊跟，直到暮色蒼茫，海船傍岸停泊，恰巧是市鎮。韓方就到鎮上，找尋飯館果腹。飯罷投寓安歇，等到半夜，寓中人都已深入睡鄉。他就跨下床下，向包裹中抽出軋鐵刀，插在背上，把包裹橫束腰間，開樓窗躍下街坊。一脚邊趕到海船邊，摸出悶香筒，取火燃着，悄沒聲兒走上船尾，把悶香筒插入航樓中，隔



了一回取出。蹇到房艙門外。也將悶香筒插入房艙中。守了一頓飯時。方纔拔出。悶香已燼。他就斗胆地推開房艙門。借着燈光。瞧見榻上一個黑鬚男子和一女子並頭睡着。帶就拔出刀來。望准兩人咽喉間砍下。只聽唳聲。兩頭具落。鮮血直流。連忙把線單連頭裹住。抽取鋪蓋。索緊緊捆縛。擗上肩頭。蹇到船尾。拋入河中。船上一點血跡也沒有。他就執着亮子。蹇到中艙裏。一個十八九歲的婢女。不曾嗅着悶香。剛正一覺醒來。下榻小解。一眼望見了韓方。嚇得顯聲喊救命。韓方執刀嚇禁聲。張接着向婢女問道。你要做沒頭鬼。還是要做官太太。逼問幾遍。婢女答道。咱雖想做官太太。無如沒有福氣。韓方說道。只要依俺三事。你馬上變爲松江府太爺的官太太。第一件你嫁給俺做老婆。第二件把你主人的姓名籍貫出身。詳細說明。第三件俺同你頂替了你主人。



的姓名到松江去上任。你不能夠在人前吐露口風。婢女訝然說道。咱們主人怎肯任你冒名頂替呢。韓方答道。你的主人主母早已被俺曉。際一刀砍死了。婢女嚇得面如土色。含淚說道。你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。咱嫁了你便是個強盜婆。你要做官。今世是倫不到你的。韓方大怒道。不識抬舉賤了頭。當世做官的那一個不是嚙刀強盜貪賍玩法。罪惡勝過咱們十倍。諒你壽數已終。不聽咱的好言。送你去服伺主人吧。說罷。急揮雪亮鋼刀砍來。婢女雙手捧着頸項極叫道。「大下饒命。依你便了。」韓方執刀說道。快把你主人的履歷。明白告咱。婢女答道。咱們主人叫做高鵬。籍隸雲南。由翰林出身。在京爲巡城御史。現在外放爲松江知府。他的原配王氏。已被他下毒藥死。妻舅聞訃來京。向他問罪。也被他放火燒死。遂同愛妾李氏由海道南下。不料遇着了。你這



也是冤冤相報咧。話聲未絕。忽見一個男僕從頭艙中走出。韓方正想揮刀砍死。婢女攔阻道。他是俺的哥哥朱森。現在便是你的阿舅。豈可傷他性命。韓方收轉刀來說道。待俺到後艙去。砍死了舟子。再商善後。婢女說道。砍死了舟子。叫誰把舵駛行呢。韓方遲疑不決。朱森就向他胞妹玉蘭問明一切。掉轉頭來向韓方問道。請問好漢姓名。韓方以直告之。并將砍死高鵬婦夫。拋尸入河的經過。略述一遍。朱森道。本已成舟。咱們兄妹倆。只好維命是聽。好得死者在京時。因為謀死原配和妻舅。六親都不上門。到了松江。斷不會有親戚來探望的。現在舟子未曾瞧見你動手。只說主人主婦已上岸私行。察訪松江民情。只說你是刑幕師爺。定能遮瞞過去。韓方大喜道。咱有你智多星似的阿舅。可以高枕無憂咧。說着三人。到房艙裏。啓箱籠。韓方取一套袍褂穿在身上。



并將部憑履歷及預備見上司的手本。披閱一過。牢記心頭。見箱中有一千多兩銀子。卽取三百兩分給朱森。已作聘禮。一切物件都交給玉蘭保管。當晚就同床睡覺。那知殺死了高鵬。却便宜了朱森兄妹。在船上恐怕露破綻。未曾改換稱呼。那舟子黎明卽起。解纜駛明。因爲夜間被悶香迷失了知覺。未曾曉得高鵬被殺。直到送朝餐到艙中。朱森推說老爺太太已登岸去。私行察訪松江的風土民情。咧舟子信以爲真。只管乘風破浪而前。直到松江接官亭碼頭。華亭縣率着佐雜巡檢守備等。都來投手本。朱森故意向舟子說道。老爺還不回船。這便如何。韓方說道。早已向俺說明。叫俺暫行代庖。你去吩咐各官回衙理事。俺卽登岸入城了。朱森依言辦理。韓方穿看三品禮服。離舟登岸。三聲炮響。乘轎啓行。玉蘭和朱森各坐小轎到衙門。舟子雖然有些見疑。只因不




會瞧見什麼。就拿着舟資。開放別個碼頭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
回分解。





第五回 賊禿顯倚勢造地窖 官強盜採花殺貞女

常言道裝一佛像一佛。花花太歲韓方。在做強盜的當兒。手耍鉄彈。油腔滑調。現在他把高鵬殺死。頂名上任。鬆三股油花大辮。也不梳了。居然翎頂輝煌。踱着方步。到松江府大堂上接印。由前任知府將印授過。他接來拱諸案上行九叩首禮。然後陞堂公坐。書吏差役依次進見。他吩咐了幾句。退入簽押房。請刑錢兩幕人見。待以賓禮。一概挽留。以資熟手。要知韓方原是總兵之子。曉得官場儀制。接印後。馬上帶着僕役乘船赴蘇。謁見撫藩臬三大憲。蘇撫張起鳳。只道是皇上特放的知府。怎敢不以青眼相加。韓方在省應酬了兩天。又往三憲衙門辭行回松。就此高坐堂皇做太守。一切公事。由幕賓在那裏辦理。他便與玉蘭飲



酒取樂。一夕玉蘭夢見高鵬血流滿面。向他身上撲來。嚇得她哎喲一聲。從夢中驚醒。韓方也被他驚醒。玉蘭就把夢中所見告訴他。并說做幾天功德。超度冤魂。早登仙界。免得常來嚇奴了。韓方說道好呀。明天叫你哥哥到城外報恩寺去接洽。做七天道場吧。說罷他倆重又閉目睡覺。次日起身後。韓方就命朱森到報恩寺去接洽。做功德。這座報恩寺是清初洪承疇所建。當他率兵南征。在海中猝遇颶風。幸賴天妃娘娘顯聖。纔得平安無事。後來他總督兩江。特在松江北城附郭捐廉建築這座報恩寺。後殿供奉天妃。前殿供奉如來。以外望海觀音。送子觀音等。應有盡有。現在的方丈法名松泉。年紀約摸三十左右。拳棒精通。兩臂有千斤之力。惜乎不守清規。好色若命。寺中共有沙彌一百多個。香火頗盛。當下朱森入寺。松泉招待到方丈室中。問明來意。松泉聽得



府太爺要做功德。格外遷就。論定七天水陸道場。只收銀二十兩。朱森欣然作別回轉。回覆韓方。屆期韓方同玉蘭各坐綠呢大轎。鳴鑼開道。同往報恩寺拈香拜佛。松泉帶着閤寺沙彌。合十迎接。玉蘭出轎後。逕到殿上拜佛。韓方跟着松泉到方丈室中坐定。略叙該寺的來歷。吃過茶點。由松泉引往各殿隨喜。經過一間練功房。刀槍劍戟。弓箭石担。擺得滿室。韓方笑問松泉道。原來大師精通武藝。可是出自少林門下。松泉答道。貧僧不會到過少林。系出龍潭寺白雲長老門下。韓方說道。白雲長老乃當世四大名僧之一。名師門下必出高徒。大師定有驚人武藝。緩日常專誠來請教。松泉答道。豈敢。豈敢。太爺習過拳棒。沒有韓方答道。先嚴本係武職。俺幼時習過多年拳棒。如今久已拋荒。咧。說着。暫入室中坐下。韓方詢以刀法劍法。松泉對答如流。并應韓方之命。打



了一路羅漢拳。手脚乾淨。身體矯捷。的是老手。韓方連聲讚好。就此賞識松泉。竟與他訂結方外交。松泉也極誠歡迎。日日用盛席素齋款待。七天功德圓滿。耗費頗巨。韓方謝以五十兩。松泉只收二十兩。推讓再三。松泉說道。太爺若肯照顧貧僧。寺中正擬募建送子觀音殿。請太爺開緣簿。奉爲本寺的大施主。不知可能允許否。韓方慨然道。你取緣簿來。待俺書寫。松泉連忙命小沙彌取出一本新緣簿。韓方提筆寫道。松江知府高鵬捐助庫平銀一千兩。松泉在傍合十道謝。韓方說道。你可一面動工。一面募捐。將來如有缺少。向俺衙門中領取便了。松泉感激無窮。謝道。多承大施主照拂。韓方收過銀兩。作別回衙。那松泉有了府太爺做靠山。格外肆無忌憚。即日雇匠興工。趕造送子觀音殿。密建地室。誘引婦女人寺恣意取樂。因此下集書中。鬧出火燒報恩寺的大亂。



子來。韓方實爲釀禍的厲階。閒言剪斷。且說韓方回衙。霍地松江提督行來一角文書。卽着一顆長方印。暗想。咦。提督印被咱甩在淮安井裏了。他何來的銅印呢。難道私行製造的。一時竟莫明其妙。便密令朱森出去密查提督印的來歷。并探俠盜燕飛來可曾被捕入縣監獄。朱森應命而去。直到旁晚回來稟報。提督印是由部重行頒發的。燕飛來逍遙市上。並未捉將官裏去。韓方聽說。再想設計誣陷燕飛來。時值松江城隍出會熱鬧非常。城鄉士女。都到城心店鋪中借看會。韓方本是個登徒子。雖有玉蘭當作老婆。無如皮膚粗黑。面貌平庸。敷了厚厚的脂粉。宛如惠山上泥阿福。絕無半點美態。初時韓方要向她口中探問高鵬的出身。不得不以官太太作報酬。現在志高氣揚。久已厭惡玉蘭。外貌却依舊和她親熱如故。可是那時現任官員。不能挾妓飲酒。害得他



飽暖思淫。無從着手。適值城隍出會。街坊上游女如女。他就帶着跟班何四。由後門走出一路。向廟前趨來。路上紅男綠女。結隊而行。看得他眼花撩亂。都是庸脂俗粉。無一當意的。行行重行行。經過一家巨室門口。但見一帶粉牆兒高聳。中間六扇黑漆大門。都敞開在那裏。門房間裏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命婦。一個十七八歲的美貌姑娘。這當兒却巧鏗聲嚶嚶。鼓手吹吹打打。社中人齊聲嚷道。會來咧。大家止步看會吧。韓方趁勢就在巨室門口站定。向那妙齡女郎仔細打量。見她生就個鵝蛋式臉兒。髮若烏雲。目似秋水。瓊瑤鼻。櫻桃口。面容好似出水芙蓉。身段不肥不瘦。不長不短。真是個無雙絕世的美人兒。飽看一回。便向何四問道。門內那個美人兒。你可認得她麼。何四含笑答道。她是松江城裏的花魁。閨名沈月貞。是沈翰林的愛女。韓方直立到盛會過去。



方纔移步。趨到巨室後面小便。實在是觀看出入的路道。何四却茫然不曉得他別有作用。只管引到鬧市中閒逛了一回。然後取道回衙。等到黃昏。韓方推說胃病發作。不到上房。就在簽押房後室中睡覺。向來他身子不快。總在這裏靜養。所以玉蘭並不疑心。那韓方等到半夜裏。緊閉房門。更換夜行衣。靠背插單刀。腰懸百寶囊。從庭中躍上屋頂。以城隍廟旗杆爲目標。連躡帶蹤。直到廟後。躍下地來。尋到沈宅後面。縱身越牆而入。躡到第六進屋面上。向後瞭望。見是七開間的堂樓。靠東樓房中有明亮的燈光射出。兩扇紗窗放開。望到裏面。牙床紗帳。箱籠桌椅。收拾得纖塵不染。床上橫靠着個女子。一雙小足擱在床沿上。只是瞧不見面貌。連忙從東廂樓上面躡去。使個猿猴倒挂的架勢。脚尖勾住屋簷。身體下垂。從窗口內望。只見橫在床上的。正是沈月貞。快活



得什麼似的。就甩個懸空筋斗。翻到樓房中。那月貞剛從親戚家看夜會歸來。因為房中氣悶。推開了樓窗。橫在榻上休息。瞥見一個身穿夜行衣的賊匪。從屋簷上躡進房來。嚇得她魂胆俱消。一骨碌跨下床來。顯聲喊道。有賊。小梅快來。話聲未絕。韓方已到面前。伸手去掩沒她的檀口。被地向手背上拚命一口。咬得皮破血流。韓方急把她揪到榻上。一手掩口。一手剝她的下衣。打算強姦。月貞把兩足甩得像擂鼓似的。韓方竟無從着手。就掣取背上單刀。湊到月貞咽喉間。喝道。順咱者生。逆咱者死。你再敢蠟強麼。月貞眼見生必被污。惟求速死。就拚命把咽喉湊到刀口上一剎。氣管割斷。一道貞魂。逕向枉死城中去了。韓方就收轉刀來。插在背上。伸手入衣袋中。摸出一隻濕粉匣。和一個琥珀刻就的飛燕章。蘸着濕粉印在月貞衣襟上。連忙從窗檻上使個倒豎蜻



挺之勢。一足勾住屋簷。身體向左緩緩上昇。兩手把住屋簷。一彎身躍上屋頂。躡到沿街縱身及地。洒開大步奔回府署。越牆而入。回到臥室中。脫去夜行裝束。登床安睡。次日起身。照常看公事。且說沈公館裏使女小梅清早起身。入房洒掃。瞧見小姐死在血泊中。這一嚇正是非同小可。掉轉身來。哭報主母。沈太太如聞青天霹靂。奔到月貞床前。撫尸慟哭。沈翰林在京供職。由賬房周昌奉女主之命。趕往縣前。請書吏寫狀稟請華亭縣相驗緝兇。尸身由家屬棺殮。那時知縣已換姚棟。原是有名幹員。當下親自蒞場相驗。把月貞衣襟上的粉印。用并州快剪剪下。帶回署中。卽傳捕快利新立的偵緝隊到簽押房中。取出粉印。問他們可曉得這是誰的暗號。大家都說是俠盜燕飛來的暗號。不過他是一個綠林俠客。素來不採花。家鄉不做案。只怕另有人故意誣陷他。也未



可知姚棟說道。限你們一個月能夠破案麼。這是錢順早已退卯。由周福爲快班頭兒。當下回稟道。老爺明見。此案非比尋常。能夠迅速破案。最妙。限期小的不敢說。姚棟道。本憲深知你們的困難。故爾廢除追比。限你們兩個月。務將兇首捉到。不得再延。周福等退到班房裏。先叫夥紀去訪燕飛來。那知早已出門。只有童子小雄在家。夥紀只好回來。以直報告。周福卽派四個夥紀。在城廂內外留意躡緝。日久無所獲。不料一個月中迭出採花血案十七件。五件是姦污後羞惡自殺的。八件是強姦不遂殺死的。四件是強姦行兇未曾喪命的。最奇怪的一律都有粉印的飛燕。留在死者衣襟上。顯見就是刺死沈月貞的兇首幹的。著者早知是韓方患了色情狂。造下這無邊冤孽。可是知縣和捕役們都瞞在鼓裏。姚棟遂派捕役帶着海捕公文。往各碼頭躡緝兇首及嫌疑



犯燕飛來派偵緝隊在城廂內外晒緝。那周福便同夥紀分道出發。周福一路向山東晒緝。夥紀向浙江晒緝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

第六回 燕飛來衝掃勝豪奴 呂天雄橫行遇勁敵

且說俠盜燕飛來在松江耽擱了兩個月。因爲楊提督屢次來邀請。他不喜與官場往來。就收入行囊。匆匆出門。一路步行向山東而來。順道偵查韓方。行行重行行。直到山東日照義弟劉成家。中盤桓了半個月。告辭動身出去。一日行抵傳哇河邊。忽然陰雲四合。天降大雨。連忙奔入道旁小茶坊中避雨。連聲叫喚泡茶。纔見一個老婆子。淚痕滿面的走來。送上一壺淡茶。燕飛來正想向他動問。他已轉身走到三個大漢面前。哀哀求告道。懇求三位爺。在貴莊主面前。替老身討情求恕。生意如此清淡。咱們婆媳倆的衣食。尙且常常缺少。那裏拿得出三百兩銀子呢。一個又長又胖的麻面黑漢。鼻子觀裏哼了一聲。說道。誰叫你連



年積欠這許多房金的。咱們因知你一時拿不出這筆欠款。纔想出個變通辦法。叫你把巧娘送給咱們莊主做了姬妾。非但舊欠一筆勾消。還許給你五十兩銀子。你自己不識好歹。不肯答應。惹得咱們莊主火出。派咱們來向你索款。有錢還錢。沒有錢將巧娘帶抵押品。不管你答應不答應。咱們要拖着走的。櫃台裏一個荆釵布裙的美女子攙言道。拚死無大難。你們要拖咱去。整備着棺木好咧。燕飛來望了她一眼。年紀約摸二十左右。雖則亂頭粗服。秀在骨裏。仍不減却美態。暗想倒是個烈女。咱既到此。豈可不加援手呢。想到這裏。只聽老婦說道。巧娘若是咱的女兒。你們莊主要她。咱決不反對。無如她是咱的媳婦。我兒現在高郵布店裏做夥紀。咱怎好將媳婦出賣呢。兒子回來叫咱怎樣回答。黑漢大怒道。捨不得媳婦。趕快拿銀子來。老婦連忙從身邊摸出一



塊碎銀。授給黑漢道。只有二兩碎銀。算作利息罷。本來十多年前的舊欠。只好零碎拔還咧。黑漢惡狠狠答道。誰要你這些兒銀子。你欠了錢。還敢強詞奪理。說到這裏。一記巴掌。打得老婦立足不住。一個倒栽葱。跌倒。巧娘連忙趲來。將老婦扶起。說道。婆婆。你不用和他們爭論了。咱不死。吵得你老人家沒有安逸日子過咧。還是放咱跟他們去死了吧。你放心。決不會坍丈夫的台的。話聲未絕。三個大漢一齊起立。像餓虎攪兔似的。拖着巧娘就走。老婦緊握着巧娘的手。啼哭不放。黑漢扯起一飛腿。跌開老婦。虧得燕飛來一個騰步趕來。伸手接住飛腿。喝道。你們三個大漢。欺侮婆婆媳兩人。你這一腿跌去。老婦還有死活麼。速將他媳婦放下。萬事全休。若敢於光天化日之下。強搶人家有夫婦女。哼。莫怪俺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。把你們三個狗頭。一起砍下。說罷。一放手。



麻面大漢向後倒退了幾步。兩足方得站穩。惡狠狠向燕飛來瞪了一眼。喝道。忘八羔子。你敢到這裏來撒野。可曉得咱們莊主乃是山東道上赫赫有名的大臂哪。呸。呂天雄。只消他一出手。怕不把你這忘八代打過泰山。跌落黃海麼。燕飛來冷笑道。原來你是個豪奴。竟敢以強凌弱。強搶人家有夫婦女。這還了得。那個麻面大漢。是呂家莊的莊丁。叫做周大力。同來兩人。一名李二。一名張四。都會幾套花拳綉腿。當下周大力自恃單手能舉三百斤的石担。竟虎吼也似的。進步橫播。起雙插手向燕飛來。兩太陽穴揮來。燕飛來急使個伏虎之勢。側首向後。起右手擋過。左手向大力脇下打來。大力急用下插手擋過。兩人接住廝打。婆媳倆已避到櫃台裏。抖作一團。那李二張四。瞧科大力只能照架。不能還手。他倆就奔到燕飛來背後。各起插手。夾背打來。燕飛來使開散



步。抖擻精神。前擋後格。以一敵三。雖然綽有餘力。無如店堂中樑欂紛排。地方狹窄。竟使英雄無用武之地。這時天已放晴。他見門口是一片空地。正是大好戰場。連忙有意賣個破綻。向門外奔逃。三人怎肯放棄。一起趕到空地上。重又交手。又打了二十多個照面。忽見周大力使個雪花蓋頂。揮手攔頭打下。燕飛來一個雀起龍。趁勢伸左腿使個狂風捲葉的旋掃。三個豪奴跌倒了雙。燕飛來打個哈哈。喝道。饒恕你們三條狗命。速去叫呂天雄來領死。周大力自知不是對手。慌忙從地上躍起。李張倆也即爬起身來。都弄得滿身泥垢。不遑洗滌。一起飛步而逃。回莊報訊去了。燕飛來盪入茶室。老婦哭喪着臉謝道。多承相公援救。咱們媳婦恩同再造。不過呂天雄是個惡霸。現在三個豪奴逃回去。天雄必然要執着利刃來復仇。相公雖然英雄。無如赤手空拳。怎能打



得退他們。燕飛來答道：「不怕惡霸來報仇，咱也有傢伙在這裏。」邊說邊向行囊中取出那柄紅毛七寶刀，續言道：「倒是亂子鬧大了，你們倆萬不能再在這裏耽擱。近地可有親戚人家暫避麼？」老婦答道：「可憐咱何王氏三十歲做寡孀，六親無靠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叫善昌，現在高郵城內裕仁布店中做夥計。這裏舉目無親，沒有那裏可以避匿。」巧娘攙言道：「婆婆只好和你逃往高郵去尋他，可在那裏賃屋居住的？」何王氏答道：「一則路程杳遠，沒有川資；二則你是個妙齡女郎，怎敢在羣盜如毛的山東道上行走呢？」燕飛來說道：「待俺護送你倆到高郵，盤費由俺担任。」快去收拾細軟動身吧。」巧娘聞言，撲翻身拜謝道：「恩公救俺婆媳倆性命，恩同再造，請問恩公貴姓大名，府居何處？」燕飛來發急道：「天雄將要殺來咧，豈容你們問長道短？總總咱是個慣打人間抱不平的。」



俠客你們趕快去收拾細軟趕路要緊。巧娘連忙立起身來。同着王氏奔入房中。把衣物首飾打成個包裹。巧娘背上肩頭。婆媳倆轉身出來。燕飛來就把行囊束縛肩頭。手執七寶刀。在前先行。婆媳倆緊緊跟隨。無如一路都是冷僻所在。絕無騾車可雇。只好徒步前行。路上泥濘未乾。兼之巧娘足小伶仃。格外走得遲緩。約摸趕了二里光景。只聽背後鑾鈴聲響。燕飛來掉頭回顧。但見一人飛馬趕來。背後跟着一班步行的。大漢料必是呂天雄。暗想只怕俺與他廝殺。豪奴沖來搶劫巧娘。這便如何。邊想邊向四圍打量。道旁有一帶很長的野草。就叫婆媳倆暫匿草中。他卽掣刀向後盪去。來騎已到面前。只見馬背上坐着一個壯漢。年約三十左右。面白無鬚。濃眉環眼。鷹爪鼻。血盆口。坐下烏錐馬。手執大砍刀。迎面沖來。燕飛來站立當路。喝問道。來者可是呂天雄麼。那



人扣住馬匹。向燕飛來瞧了一眼。大怒道。你就是幫賴債的惡賊。既知俺的威名。還不束手就縛。話聲未絕。燕飛來已到馬前。急揮刀向前蹄上砍去。天雄急橫刀擋住。燕飛來身體矯捷。一聳身跳到他馬後。揮刀向後蹄上砍去。天雄不及照架。拍馬前驅。然後帶轉馬頭。人影全無。不料燕飛來仍在他馬後。舉刀向馬蹄上砍去。唳嚟聲兩蹄皆斷。馬即倒地。虧得天雄馬背上功夫好。連忙聳身一躍。縱到地上。燕飛來一個騰步撲到他面前。掄刀攔頭劈下。天雄急舉刀架過。於是接住廝殺。打了二十多個照面。殺得天雄汗流脊背。非但不能還手。連帶照架也來不得了。本來他的本領不及燕飛來。還加手中執着馬上的長傢生。照架步下的短傢生。那裏擋得住。他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。好得後面有接應到咧。不料心中轉念。手中刀法紛亂。遂被燕飛來一刀把他的大砍



刀砍作兩段。他慌忙掉轉身來。拖着刀柄。向後奔逃。燕飛來打算追去。結果他的性命。張目向前瞭望。只見許多豪奴。飛也似的奔來。相隔只有半里光景。心想還是趁早保着婆媳倆逃吧。邊想邊向亂草叢中奔來。忽又止步。自忖道。她倆是小伶仃。那裏逃得脫。還是躲避一回的好。打定主意。瞧見大道旁邊有株合抱大的老榆樹。連忙躡到樹下。使個猿猴昇木的架勢。躍登樹頂。不料一班豪奴同着天雄趕來。相距只有三四丈。爲首一個老道。手執鑕鐵棍趕來。瞥見一個躍登樹頂。天雄在後叫道。師父躍登樹頂的便是該殺的惡奴。老道應聲理會得。直撲大樹而來。且慢下叙。待小子把天雄老道的出身說個明白。原來天雄是個富戶。世居呂家莊。他的亡父單名一個恭字。擁有二十多萬財產。不料一班山東響馬。每年要到呂家莊索取保莊費。所費甚巨。呂恭手無



縛鷄之力。既不能力敵。更怕結下深仇。又不敢報官緝拿。不得已出去尋訪有名鏢師。不料南北兩方的各鏢局。都和山東響馬通聲氣。各局都有餽送。聽說請他們去打退響馬。一律拒絕不應聘。呂恭徒勞南北奔馳。懊惱非常。旋經朋友介紹武當門下的伏虎道人。深得張三丰的派真傳。確爲內家名師。曾到嵩山少林寺游玩。諸僧久慕大名。請與角藝。伏虎笑答道。角藝猶如對奕。棋輸木頭在。拳輸交誼存。不論誰勝誰敗。不可以老羞成怒。出死力以相拚。如肯適可而止的。不妨一試。諸僧稱善。就在大雄寶殿上比較拳脚。連敗少林僧三十八人。方丈自愧不如。攀留他在寺傳授諸僧武藝。那時他在鉄佛寺當知客師。力辭不允。并說欲求武藝出衆。祇須苦心練習。何患不出人頭地。就此伏虎名聲大振。呂恭既得朋友介紹。親往直隸鉄佛寺誠意懇請。每月願奉束修。



銀百兩。傳授小兒天雄武藝。未曾說明要與響馬對敵的。伏虎欣然答應。卽隨呂恭同到呂家莊。這還是十數年前舊事。現在呂恭早已去世。一班山東響馬。都被伏虎打敗。就此和呂家莊講和。彼此不得相犯。天雄雇用五十個壯漢。由伏虎授以武藝。算作莊丁。因此天雄獨霸一方。無人敢欺侮他咧。欲知伏虎與燕飛來交手情形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回 大無畏伏虎服響馬 抱不平北俠敗莊丁

且說伏虎奔到大樹底下。高舉左手。把道袍的大袖遮住了頭頂。爲防有暗器打來。他就高聲喝道。你既胆小如鼠。何必強出頭。現在禍已闖了。躲不了的。你能躍脊樹頂。難道人家這些兒小技都沒有的。俺爲先禮而後兵。叫你下來。向咱家莊主陪禮服罪。把兩個債戶交出。與你無干。話聲未絕。燕飛來好像飛鳥似的。從樹上躍到他面前說道。你是個道家。理該以慈悲爲本。恤寡憐貧。不該應助紂爲虐。欺侮兩個一貧如洗的姑媳。俺不避路見不平。激於義憤。已將姑媳倆送往他們親戚家。咧。要俺陪禮則可。要俺還人萬萬不能。話聲未絕。三十個莊丁各掣牛耳仆風刀。蜂湧似的趕來。圍住燕飛來。舉刀就砍。燕飛來舞動七寶刀。



迎敵。伏虎退過一遍。以爲有三十莊丁。足夠將他生擒活捉。那知混戰了一頓飯時。十幾個莊丁。手中只賸刀柄。刀頭已被燕飛來的寶刀削落。七八個本領平常的莊丁。都已受傷退後。天雄說道。師父出手吧。再遲只怕被他逃遁。伏虎就喝道。莊丁們閃過一邊。待俺來擒這惡奴。說着。挺棍直前。一班莊丁都殺得汗流浹背。瞧見伏虎出手。來得正好。一齊後退。燕飛來瞧科老道手中的鑲鐵棍。只有碗口粗細。曉得是勁敵。看他舉棍攔頭打下。急舉七寶刀架住。覺得沈重非常。伏虎收轉棍來。趁勢攔腰掃進。燕飛來橫刀架開。於是棍來刀架。刀去棍迎。大戰五十多個回合。不分勝敗。雙方都暗暗稱讚。伏虎想自到呂家莊以來。山東響馬會戰過不可勝數。從未有打過十個照面的。此人本領確爲不弱。而且是個俠義男兒。豈可傷他性命。那燕飛來也暗忖道。咱浪跡江湖。




遇過不少英雄好漢。少有能和俺打到五六十個回合。這個老道的本領。實在俺之上。不在俺之下。他倆各存着英雄惜英雄的心腸。彼此向抖擻精神。只想見個高下。不想傷害生命。不料天雄在旁。看得不耐煩。莊丁手中奪取鋼刀。帶着八個最勇敢的莊丁。重行同往。燕飛來廝殺。九把鋼刀。或上或下的亂劈。殺得燕飛來。只能照架。不能還手。虧得伏虎存着好漢惜好漢的心思。不忍傷他性命。否則早已一棍將他打死。咧。那天雄却一刀緊一刀。要他的老命。燕飛來暗想。我命難保了。只爲熱心腸。招此殺身之禍。而今要脫身時。難脫身。戰到精疲力竭。必被他們亂刀砍死。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。忽然大道上來了兩個俠客。一是北俠馬漢。一是神鏢手陳武。且讓燕飛來再打幾十個回合。待小子把馬漢陳武的來歷說明。第一回書裏。不是說過他倆在魯元村羣英客



店裏援救楊存明夫婦。越時將及一年。怎麼不在山東呢。原來他倆早已離開魯元村。南下游覽金焦二山。到過如皋水繪園。訪謁冒辟疆。無如辟疆早已去世咧。他倆此行專爲尋訪黃俠綠俠。看過第一第二二集的看官們。當記得黃俠入都刺死了順治。因神劍失掉。就同綠俠往雁蕩山練劍去的。臨別與同盟諸弟兄相約十年。那知時閱十多年。杳無音信。馬漢和陳武。日夜思念盟兄。遂結伴往雁蕩尋訪。好不容易攀登山頂。只見茅亭中闐焉無人。徒勞往返。纔到魯元村客村中等候了幾個月。仍未見面。便到江南尋訪。這時自南而北。打算到北京去尋訪。實則今生不得見面了。綠俠自登雁蕩山頂。受不起風霜雨雪。酷熱嚴寒的擁殘。三年未滿。就得病身亡。山頂險峻。棺木運不上。黃俠就把他的遺體埋葬山頂。黃俠的根基深於綠俠。方得在山苦練十年。神劍成功。



却巧有劍仙登山游玩。與他有緣。遂和他跨劍飛回崑崙山。度爲劍仙。不再到紅塵中來。故爾馬漢和陳武踏破鐵鞋也找不到。問文剪斷。書歸正傳。且說馬漢和陳武正從沂州動身。一路由大道北行。因爲尋訪盟兄起見。到處步行。不乘舟車。性口。他倆緩緩行來。瞥睹道旁空地。上有人在那裏械鬥。馬漢心想黃綠二俠慣打人。問袍不平。或者在這重圍中也未可知。便向陳武說道。咱們覓去打他一個。抱不平。幫助人少力弱的方面。不知有無盟兄在內。說罷。各掣佩劍沖來。只見一個好漢。被十幾個人圍住。廝殺。馬漢橫劍大喝道。光天化日之下。你們這班強徒。竟敢以衆欺寡。十幾個人打一人。難道打死了人。不要償命的。燕飛來。正殺得命在呼吸間。忽聽有人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。精力頓時恢復原狀。揮刀奪勇廝殺。一班莊丁只做不理會。依舊舉刀亂砍。馬漢勃



然大怒。掄劍冲到莊丁背後。要。要。要。劍鋒着處。把八個莊丁殺得落花流水。有的削去五指。有的砍斷手臂。有的砍傷肩尖。都向後奔逃。只賸伏虎與天雄戰住燕飛來。馬漢就高聲喝道。大家住手。把欺寡理由說個明白。那邊有理。俺就相助那邊。燕飛來就虛幌一刀。躡到馬漢身旁。天雄還想廝殺。却被伏虎一把拖住說道。評個理性再打不遲咧。天雄只好站住。當下燕飛來把啓爨情形。從茶坊中援救姑媳說起。直說到這時廝殺爲止。馬漢聽了。肅然起敬道。原來是一位大俠。多多失敬了。還請見告大名。以資紀念。燕飛來說道。先要請教俠士的大名。馬漢答道。俺便是北俠馬漢。指着同伴續言道。這位是神鏢手陳武。燕飛來說道。久仰久仰。小弟名叫燕飛來。他倆只管問答。呂天雄在旁暴跳如雷的說道。俺向房客索取積欠的房金。與這惡奴什麼相干。他竟拐着姑



媳倆遠走高飛。天下有這種情理麼。馬漢說道：你是個富戶，眼見房客一貧如洗，就是赴官廳控訴，也不過押遷了案，萬無將人作押品之禮。勸你不必計較了。既然燕俠士砍死了你的坐騎，叫他向你陪個禮吧。燕飛來接口道：謹遵馬俠士吩咐。邊說邊向天雄一拱到地。不料天雄出其不意，舉刀向他腦後砍下。燕飛來不及照架，馬漢慌忙一個騰步躡去，打算揮劍照架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陳武在旁早料他不肯干休的，目光注視着天雄的右手，見他舉手揮刀，急忙望準他手腕舉手一揚，唰的聲，一支毒藥飛鏢正中手背，噲哪哪，鏢刀墮地。燕飛來說道：險呀。連忙趕到陳武面前拱手道謝。這天雄手中飛鏢，伏虎拔在手中仔細打量了一回，大驚道：這是毒藥飛鏢。一晝時要毒發身死的。你們既是俠客，不該應用此毒器傷人。馬漢說道：能傷人，亦能活人。道長，你能勸住。



莊主不再尋仇惡鬥。咱們有傷藥可以立刻拔毒的。伏虎答道。前嫌一筆勾消。快取傷藥來塗敷吧。陳武就向衣袋中摸出一個藥瓶中。倒出少許於伏虎手掌中。吩咐他用口津調敷。燕飛來趁此機會就向馬漢陳武誠懇謝別而行。蹇到亂草中。只見姑媳倆嚇做一團。還在那裏篩糖似的抖個不住。燕飛來就引着她們從亂草中走出。取道而行。天雄乃想追趕。虧得有馬漢陳武在那裏監視。伏虎不得不將他攔阻。就帶着一班受傷莊丁。回轉呂家莊。表過不提。馬漢陳武取道入都。按下慢表。且說燕飛來保着姑媳倆。走了三里光景。時已傍晚就在平安鎮投寓安歇。不料燕飛來走入臥室中坐定。解下包裹。取銀子購酒飯充飢。不料包中空空如也。仔細思量。還是在茶坊中抽取寶刀時。匆忙間。把一包碎銀遺失地上了。當卽告知婆媳倆。何王氏忙從身邊摸出二兩



多碎銀。以一半授給茶房。叫他扣除宿費。多來買飯菜。充飢。等到晚飯以後。燕飛來向姑媳倆說道。此往高郵。路程杳遠。川資沒有。怎能趕路。巧娘說道。將俺的依服首飾。一起付諸當舖中。質作盤費便了。燕飛來說道。那裏夠用呢。還是留着使用。待俺往朋友家中。借貸百兩銀子。明天可雇坐騾車趕路。來得迅速。你倆只管閉門安睡。咱要後半夜纔回來啦。巧娘說道。爲了咱們倆。連累恩公與天雄奮鬥。還欲恩公去向人告貸。那裏過意得去呢。燕飛來說道。這是咱自作自受。與你們無干。就是咱一個人沒有川資。也只好向親友處告貸。你倆早些休息。等到黎明。就要動身的。姑媳倆唯唯答應。燕飛來提著包裹。匆匆出旅館。向鎮上四圍走個遍。你道他做什麼。原來這個平安鎮上。絕無一個熟人。四面兜抄。找尋有無富家巨室。以便施展妙手空空兒。躡入室中竊取金



銀。當下走到東市梢。瞥睹一所巨宅。一帶粉牆高聳。中間兩扇黑漆大門。緊緊閉着。暗忖道。這家不是巨紳。定是富室。拿他一百八十兩銀子。如九牛身上拔一毛。不生問題的。邊想邊向宅後奔來。幸喜皓月當空。照得如同白晝。路上行人絕跡。「他就彎身躍登牆頭。」向下瞧科。是一所院地。就使個飛燕入帘的架勢。縱身及地。望見前面是一座樓房。但不知金銀藏在何處。必須找人問個明白。於是移步前行。覓入備術中。只得一個更夫。一手提燈。一手敲梆。迎面走來。他就躲在牆角間。更夫低着頭。一路劈劈撲撲。敲得三眼一班的。從他面前經過。條的伸手夾頸。一把握住。問道。咱且問你這裏主人姓甚名誰。金銀藏在那裏。說得翔實。饒你性命。若敢狂言唐突。唬嚟一刀。將你砍死。那更夫被他揪得兩眼直翻。將要斷氣快咧。怎能講話。燕飛來見他不作一聲。只道他嚇



死了。一甩手。更夫跌成個狗吃屎式。連忙爬起身來。打算一溜烟逃遁。已被燕飛來一把髮辮拖住。逼他說出主人姓名和藏銀所在。欲知更夫如何回答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

第八回 施妙手盜銀中袖箭 募巨金信口鼓簧言

且說俠盜燕飛來因爲囊空如洗。便往平安鎮巨室中盜取銀錢。一把拖住更夫。威逼他說出家主姓名及藏銀所在。更夫嚇得顛巍巍答道。家主陳魁。現在湖北做鎮台。這裏是他的老家。金銀珠寶藏在堂樓上西首房間裏。這都是實情話。求你饒了咱的狗命吧。燕飛來伸手把他腰間的束帶解下。將他手足緊緊束縛。喝道。等在這裏。不許聲張。更夫唯唯答應。燕飛來又叫他指明堂樓方向。然後奔到庭心裏。躍登屋頂。躡到堂樓前的西廂屋上。只見七開間堂樓。西邊紗窗上有燈光射出。就悄悄地躡到窗外。向隙縫中觀瞧。見是閨房。有個妙娘橫在榻上。面向裏好像在熟睡中。再望極西一帶樓窗。並無亮光透出。料必是儲藏



室。就把紅毛七寶刀削斷一扇窗槓。手執紗窗向內推入。纔得挨身跳進。借着月光瞧見皮箱木櫥羅列滿室。便將刀劈開錢箱。只見滿箱都是碎銀。心想。陳魁不是貪官污吏。所以銀箱中只有碎銀。沒有元寶。俺不當多取。於是取了七八十兩光景。藏在身邊。掉轉身來。仍從窗口躍出。使個狸貓過屋之勢。縱到廂屋頂上。只聽呀的一聲。樓窗啓處。但見一女。郎仗劍躍出。喝道。毛賊。胆敢到虎口來偷食吃。這還了得。說着飛步趕來。燕飛來雖然是個強盜。平生不竊非義之財。這時很覺難以爲情。不願拒敵。只管飛牆越屋而逃。那女郎是陳魁的愛女。名喚淑姑。由乃父親傳衣鉢。具有好身手。還有一種袖箭。發無不中。中無不死。當下她手夾袖箭。在後喝道。毛賊。照俺的法寶。燕飛來並不迴顧。只管飛步奔逃。這也是他命不該絕。淑姑就袖箭專射人三寸咽喉。取人性命。故



爾先喝聲照法寶。引他迴頭瞭望。然後發箭。這也是千日之功。習成的絕技。從無虛發的。而今燕飛來並不迴頭。只管前奔。淑姑只好望准他腦後。舉手一揚。正中後頸。這時燕飛來正逃到沿街。就負痛躍下街坊。躲在屋簷下。淑姑不敢及地追趕。就此回轉。逕到儲藏室中查看。只見僅少兩包碎銀。心想此人不是盜賊。諒因缺少盤費。不得已而到此盜取。爲數無多。不用追究了。表過淑姑。再說燕飛來。伸手拔下袖箭。方開大步。回到旅館裏。婆媳倆早已閉門熟睡。燕飛來取出刀傷藥。塗敷劍口。然後倒身榻上睡覺。直到次晨一覺醒來。下床盥漱。王氏和巧娘早已起身。巧娘覘來叫道。恩公。昨晚川資借到麼。燕飛來隨口答道。借得八十兩紋銀。現已遣小二去雇驛車。送到高郵。你們可以無容憂慮了。話聲未絕。小二已引着驛夫進來。說明計日論值。巧娘就把行李授給



騾夫進過早餐。一起走出門來。姑息倆登車前行。燕飛來坐車後隨。取道而前。一路很平安的直到高郵。向路人問訊。逕至裕仁布店前停車。巧娘跳下車來。瞧科丈夫何善昌兀立在櫃台裏面。快活得什麼似的。連忙扶着王氏下車。善昌已經一留烟癮。驚問道。媽媽緣何同她趕來找咱。莫不是家中遭了橫禍不成。王氏指着燕飛來答道。若無這位恩公拚着性命相救。巧娘早被呂天雄搶去咧。善昌追問原因。王氏略述一遍。善昌聽了。就向燕飛來推金山。倒玉柱。跪地拜謝。燕飛來連忙將他扶起道。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。本是我輩分內事。何足挂齒。你趕快去賃屋子。安頓家眷吧。咱要告辭了。母子倆誠意攀留。同往菜飯中聚餐。車資由善昌付訖。車夫回轉平安鎮。不在話下。且說燕飛來同着善昌等。逕登大慶館聚餐。善昌執壺斟酒。且飲且談。燕飛來正在把經過情



形向善昌津津樂道。霍地走進兩個公差來。你道是誰。原來是華亭縣捕快都頭周福和夥紀姜順。來此緝兇。周福一眼望見了燕飛來。正是喜出望外。連忙趨前拱手道。老大哥久會了。燕飛來起立還禮。問道。老哥可是爲了公事到此。周福皺眉答道。說起公事。愁悶煞人。大哥請來。同桌細談吧。燕飛來就趲來入座。周福忙叫堂倌添杯筷。親自執壺敬酒。一邊說道。自老大哥離松以後。兩個月裏。連出十八件採花血案。案件留有飛燕的粉印。咱們早知惡賊有意魚目混珠。誣陷老哥。已將箇中情形。稟達本官。燕飛來接口道。承情照顧。感激非常。如今兇首可曾捉到呢。周福答道。非但捉不到。連帶線索全無。十二人分道驅緝了兩個月。一點消息都沒有。老實說。當捕快都頭的。無論土著客幫的盜賊。個個相識。初以爲此案必是花花太歲。幹的上緊。晒緝。人面不見。向他



同道中追問。遇見過韓方沒有。都稱久不來松了。這却令人如墮五里霧中。無從摸索了。虧得本官賢明。不用嚴刑追比。否則兄弟已體無完膚了。但是人命案子。非同兒戲。無論如何。必須破案。現在懇求老大哥。同回松江。相助躡緝。叨在知己。幸勿推却。燕飛來沈吟了一回。打算拒絕。猶覺情誼難却。便道。俺是個嫌疑犯。若然跟你們回去。到案待質。失却自由。怎能相助躡緝。周福答道。大哥誤會了。咱們以友誼懇請大力臂助。並不作嫌疑犯論。老大哥慨允回松。感激非常。豈敢以怨報答呢。燕飛來慨允同行。回到原座上。把原因告知善昌。等到聚餐告終。就向何氏母子作別。同着周福等雇坐牲口。取道回轉松江。同到班房。周福見四個夥紀回來。問他們有無端倪。查得都說沒有。燕飛來就向周福說道。既然外地沒有消息。可知韓方必然還在本城。常言只有千日做。



賊沒有千日防賊。惡賊是個色中餓鬼。必然要故態復萌。出來採花。咱們只消破功夫。夜夜守望。宜分上下兩班。一班人在街坊上梭巡。一班人在四城堞樓及城中屋面上瞭望。黑夜各帶照遠燈。月夜如同白晝。登高瞭望。全城一目了然。惡賊無可遁形了。周福深以爲然。就叫值緝隊。夜夜在街坊上梭巡。派四個夥紀。晚飯後分往四城樓守望。自己。和燕飛來於半夜裏躍登城心屋頂。四圍瞭望。燕飛來爲防韓方曉得他在此。再行做案。誣陷。所以日間躲在周福家中。夜間幫同緝緝。慢表捕役等認真守捕。且說韓方等在府署中。一因夢中常見被死的冤鬼。向他索命。一則得悉捕役們徹夜分班查緝。嚇得他不敢夤夜出來採花。以致周福等空守了幾十夜。都覺心灰意懶。日漸懈怠。惟有燕飛來始終如一。日間睡覺。黃昏起身。吃得飯飽。通宵在屋面上瞭望。果然被他



守着那韓方既知縣役守捕。何故再敢黑夜出來呢。原來個中另有別情。並不是私行採花。只爲報恩寺建造送子觀音閣。已告完工。那松泉和尚靠着府太爺允許。缺少工資。到他衙門中領取。纔敢大興土木。在觀音閣下。私造地窖。共費銀一萬八千兩。募到捐銀。只有五千兩。缺少甚巨。工竣後帶着營造工頭的賬單。逕到松江府署。請府太爺到寺驗收工程。並將賬單呈閱。韓方看了一遍。只道已經清付。就喊伺候。鳴鑼開道。到報恩寺驗看觀音閣。向松泉訝然問道。這幾間屋子。雖然裝橫華麗。也不消一萬八千兩。松泉便邀他到臥房中。含笑說道。貧僧爲太爺造個安樂窩在地下。姑待弄到了可意人兒。請太爺取樂。原來松泉往來既密。親熱非常。早知他是個色中餓鬼。故敢直言相告。韓方聞言大喜。就同他遁入地窖中游玩。連聲讚美。叮囑他趕緊弄幾個美人兒。



與你平分風月。松泉欣然允諾。回到方丈室。把募捐簿呈閱。并說缺少一萬三千兩。懇求太爺獨力捐助。韓方聽了。急得目瞪口呆。暗忖着。自己頂替了幾個月黃堂太守。搜刮得五六千兩銀子。已經耗費過半數。何來如此巨款呢。但是答應在前。兼之他爲咱私營地室。這裏好算得消魂別墅。怎能拒絕他呢。只好盜諸富室而與之。那末咱可常來尋歡取樂了。打定主意。含笑說道。俺開緣簿只寫一千兩。現在要咱增加十三倍。你太惡作劇了。不過屋已造成。咱曾經說過缺少建築費。向咱衙門中領取。似不能食言而肥。准緩三日。你來向咱領取便了。松泉聽說。笑逐顏開的答道。這座觀音閣。實爲府太爺獨造的。貧僧當刻碑記明。以垂久遠。韓方答道。這也何必呢。俺平生不留虛文。但求實惠。酒下一個字。是俺所好。願你從速設備。邀俺來享受地下的無邊風月。就不枉



咱耗損這筆巨款了。松泉答道。三日後必有好消息稟報。韓方立起身。湊到松泉耳邊。低低說道。俺去籌措白花花的銀子。你速整備嬌滴滴的女子。以作交換條件。說罷興辭而行。松泉恭而敬之。直送到寺門跟前。方纔退到裏邊。更換俗家裝束。由寺後便門走出。逕到土娼謝七妹家中。七妹接到房間裏坐下。笑問道。大師爲什麼許久不來。莫不是咱們巧仙待慢了你不成。松泉嬉皮涎臉的答道。阿彌陀佛。你們巧仙服侍得咱大小和尚都快活。咱因建築風月場。無暇到此。現在已告成功。特來恭請你和巧仙。到俺寺中去參觀地獄中的天堂。七妹含笑說道。大師休來騙奴。地獄中何來天堂。松泉說道。誰來騙你。老實說由現任府太爺囑托咱。建築一間地窰密室。銀子耗去一萬四千兩。隔三天他要來寺取樂。吩咐預備美貌姑娘。故爾特來與你說明。屆期你和巧仙



同來。你徐娘雖老。丰韻猶存。若然府太爺喜歡吃老蟹。看上了你。那末你。一交跌到青雲裏。吃着不盡咧。七妹問道。說話當真麼。松泉答道。俺若有半句虛言。便是你。禽咱出來的。七妹大喜。喚巧仙來說明一切。松泉直到半夜方纔回寺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九回 竊餉銀韓方遇勁敵 逐俠盜松泉顯神通

且說花花太歲韓方等在松江府署中錦衣玉食。居然黃堂太守。他還以爲失却自由。不能往風月場中尋作樂。偶然與松泉和尚說起。做官和和尚彷彿。做官不能挾妓飲酒。做和尚要守清規。如出一轍。松泉和尚記在心頭。特地在報恩寺中私造地窖。請韓方到寺驗收工程。韓方瞧見了地下的密室。快活得不知所云。要他再助一萬三千兩銀子。慨然允諾。可是手頭沒有這筆巨款。如之奈何呢。故爾從報恩寺中回來。兀坐簽押房。左思右想。惟有去盜取。但是富家巨室家中斷無萬數千兩現銀。就是典鋪資本雖巨。存在鋪中的現銀也不多。錢莊更不足道了。十萬八萬都消寫一紙莊票。他們因可作現銀收付。俺去盜取了。只



好當作廢紙。用出去就要破案。想到這裏。霍地自忖道。只有到提督衙門盜取餉銀。他們例定兩個月一發糧餉。由縣署在徵存槽忙項下撥付。今朝適逢月底。縣署中早已將二萬兩銀票送去。好得是各業戶繳出的零星銀票。縣署不見得將票上號數。一一留根。盜來儘可使用。俺到過提署中。餉銀庫就在大堂後面。而且只有鈇將軍把門。並無兵士看守。盜取易如反掌。想到這裏。好像已經盜得似的。快活非常。一剎那已到黃昏。推說身體不舒適。不上房。就在簽押房後室中休息。守到閤署員役盡人睡卿。也就更換夜行衣靠。腰懸百寶囊。手執軋鈇刀。由署後便門走出。一路洒開大步。直奔提署而來。幸得無人遇見。急煎煎。捱到右邊。聳身躍上屋頂。躡到大堂滴水簷上。使個飛燕入帘的架勢。縱身及地。扭轉身來。移步上堂。只見一個更夫。坐在鼓架中打磕睡。不



去驚動他。只管向後奔來。已抵餉銀庫前。但見門上加鎖鎖上粘着兩紙江北提督的封條。連忙抽出背上鋼刀望準門環上用力砍去。撲的聲鐵環砍斷。連鎖下墮。連忙伸手搶住。爲防及地有聲。驚醒更夫。他就伸手推門。挨身而進。順手把門推閉。摸出取火傢伙。燃點火紙。撚向左右揮動。火光照得滿室通明。瞧科樹架上放着一隻木箱。蓋上套着鐵鎖。也揮軋鐵刀劈破箱蓋。只見箱中滿藏着元寶銀錠和絲錠。苦無收盛的東西。揮着紙撚四面打量。只見桌上鋪着一塊榨單。四角有繩縛住。連忙伸手解下。拿到板箱邊。將元寶銀錠銀票。一起放在榨單上。四角結住。套在肩尖上。取出粉印印在本箱蓋上。悄悄地啓門走出。奔到庭中。從身登屋。一路飛簷走壁。向府署奔來。爲防路上有人遇見。不敢下地。那知越過了十幾家屋面。只見對面屋上有人飛也似的趕來。在



那裏喝道。惡賊。守你日久了。你想望那裏逃。韓方只道是捕快。連忙向斜刺裏奔逃。來者是誰。原來是俠盜燕飛來。他夜夜在屋面上守望。已有五六十夜了。這時方纔瞧見有賊從提署屋頂上向南奔來。相距三四十家屋面。連忙從屋頂上迎面趕來。韓方瞥睹有人追了。不敢由原路回署。恐怕被人看出破綻。連忙趑向斜刺裏奔逃。燕飛來在後追趕。瞧去好似韓方。就大喝道。姓韓的俺與你前日無仇。往日無冤。爲什麼要誣陷咱。韓方聽了這一席話。方知追趕的是燕飛來。格外着慌。暗忖本領不及他。拒敵諒難取勝。回署恐怕被他追及。還是逃往報恩寺討救爲妙。打定主意。施展輕身功夫。逃上城牆。迴顧燕飛來。相隔六七家屋面。連忙躍登雉堞。使個懸脚騰空之勢。一聳身向城外跳下。等到兩足踏地。瞥見城脚下有個廁所。一個騰步奔入廁身間。掣刀在手。等候



燕飛來追來。殺他個措手不及。那燕飛來追到城堞上。向城外瞭望。人影全無。料必躲在那裏。不敢冒昧。縱下跳下城牆。旋城孔中下視。韓方守了一回。只道他回去了。打算到報恩寺去。把贓銀送給松泉。免得被人看破。邊想邊。從廁所中跳出。洒開大步。向寺奔去。燕飛來瞧得分明。連忙縱到城外。不作一聲。飛步追趕。韓方聽得背後有腳聲。回頭一望。只見追者只隔五六家門面。連忙向報恩寺奔逃。一剎那已到寺後。正遇松泉和尚從土娼家回來。幾乎彼此見面不相識。韓方日問到寺。僅隔半夜。那得會彼此不相識呢。原來松泉換了俗家裝束。韓方身穿夜行衣。肩荷銀包。手執鋼刀。和日間翎頂朝靴。踱着方步時。判若兩人。還是韓方目力精細。忙問道。來者可是松泉大師。松泉聽得口音。也訝然問道。來者莫不是府太爺麼。貧僧正是松泉。韓方說道。大師後面有盜。



匪追來。同你寺裏去細談吧。說着。一同潛入便門。松泉隨手將門關閉。引着韓方到臥室中。問道。太爺緣何穿着夜行衣靠。半夜到此。韓方答道。咱送銀子來。爲避人耳目計。特地改換裝束。夤夜趕來。不料半路遇着一盜匪。劫奪咱的銀包。咱纔越城而逃。不料盜匪也從城上躍下。追趕。只怕要闖進寺裏來哪。趕快把這二萬紋銀藏入地窖中。你去找尋盜匪。若然闖入寺中。推說沒有人逃入寺中。切不可說破咱的姓名。說罷。由松泉執着亮子。引入地窖中。松泉回到臥室中。手執鐵禪杖。蹶到大殿上來。只見一個像飛鳥似的。從屋上縱身及地。向大殿上奔來。松泉立在琉璃燈下面。喝問道。手執利刃。半夜越牆入寺作什麼生。來者正是燕飛來。追趕韓方。瞧見他逃到報恩寺後面。連忙飛步趕來。却已人面不見了。連忙越牆而入。瞧見大雄寶殿上有個俗家人。兀立在半



明半滅的琉璃燈下面。就飛步而前。聽得了松泉一席話。就答道。俺從城中追趕犯案纍纍的劇盜韓方。眼見他逃入寺中。故爾掣刀入寺。拿捉你。莫誤會咱是個歹人。松泉厲聲說道。俺不問你好歹。寺裏不曾窩藏劇盜。趕快出寺去吧。免得惹咱動惱。燕飛來冷笑道。你明明藏過了韓方。出頭干涉。否則半衣裏不去睡覺。等在這裏幹什麼。松泉勃然大怒。一回手把頭上的瓜皮小帽拋入佛廚中。露出光頭。喝道。俺是本寺的方丈。夜間在寺裏巡視。乃是咱的主權。你這混賬東西。深夜持刀入寺。非賊卽盜。好意不來罪你。你竟敢含血噴人。誣俺窩藏劇盜。這還了得。燕飛來喝道。你敢引咱闖寺搜查。纔信你不曾窩藏劇盜。松泉厲聲說道。隨咱來。等你搜不到劇盜。再問你深夜擅入佛門騷擾的罪名。說着轉身而行。燕飛來跟着闖寺走了。遍連帶廚房廁所都走到。人影全



無回到大殿上。松泉怒問道。如今找不到劇盜。你知罪麼。燕飛來罵道。賊禿。你和韓方通同一氣。故意守在這裏與俺糾纏。好讓韓方從容逃遁。顯見你是個坐地分贓的大盜。還敢在俺面前強辯飾非。松泉聽說。老羞成怒。舉起鉄禪杖。使個雪花蓋頂。向他當頭打下。燕飛來急舉紅毛七寶刀。向上迎住。松泉一甩手。禪杖向他腰間掃進。燕飛來橫刀架過。於是接住廝殺。打了三十多個照面。正是棋逢敵手。不分勝敗。那韓方在地窖中等了一回。不見松泉走來。料必在那裏交手。咧。恐怕松泉失敗。連忙蹙到客師臥室中。喚起番僧禿禿及多拉。兩人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韓方向他倆說明。松泉大師在那裏和劇盜激戰。你倆快去幫助吧。他倆略事繫束。各執傢伙。一路找尋。聽得大殿上有軍器相碰的聲音。連忙飛步趕來。禿禿喊道。方丈休道驚慌。俺來助你。說着揮動一



對大鐵鎚望準燕飛來夾背打來。虧得他眼明手快。不及照架。急耍個獅子甩頭。一個騰步。向斜刺裏避過。不料多拉躡上前來。急揮鑊鐵棍。向足上掃來。燕飛來急舉揮刀。向下擋過。就被三個光頭圍住。斲殺。多拉的本領。和松泉差不多。秃秃却遠出松泉之上。你想燕飛來只有兩手一刀。怎能敵得過三個如狼如虎的惡僧。拚命打了七八個照面。正想突圍而逃。手中刀稍一遲緩。左肩尖上已着一禪杖。耐着痛。望後跌出一丈光景。秃秃正欲上前。結果他的性命。燕飛來急使個向魚戲水的架勢。兩肘兩足跟用力。身體向上躍起。在簷前直立。只見鐵鎚已向背後打來。並不照架。向前跳到庭中。一聳身躍登屋頂。連躡帶縱。逃過山門。落地飛步前奔。直到城牆下。迴顧背後。無人追趕。於是使個猿猴昇木的架勢。躍上城頭。瞧見東方已白。就取道回轉周福家中。一筆難



寫兩處話。暫把燕飛來攔過一遍。回筆再叙報恩寺。當燕飛來躍登屋頂而逃。禿禿喝道。惡賊往那裏逃。佛爺爺來取你的狗命。說着。正擬登屋追趕。只聽松泉說道。禿師不必追趕。打死了他。反爾要弄出人命官司來的。咱們休息去吧。於是。一起回到裏邊。禿禿等略事休息。松泉回到地窖中。把經過情形。告知韓方。韓方竭誠道謝。一面把包裹中的現銀和銀票。點交松泉。計共二萬兩。松泉說道。只需一萬三千兩。餘多交給貧僧。代爲保管。韓方說道。餘多七千兩。用作地道費。命閻寺衆僧。由地窖中開掘地道。通到咱衙門中。還須在觀音閣拜墊前。鑿一地穴。下通地窖。上鋪活動方磚。做就機關。下張絲網。派一小沙彌專司其事。見有美貌女子。單身來拈香求子。只消撥動機關。跌入絲網。留在地窖中。咱們倆可以恣情取樂了。欲知松泉如何回答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回 求後嗣美婦蹈陷阱 墮地窖使女作調人

且說韓方等在報恩寺中。瞧見地窖建築得精緻非常。室中牙床錦被。收拾得纖塵不染。心想有此祕密地室。正是大好藏嬌之所。當下想就掘地穴開地道的計劃。告知松泉。松泉聞言。快活得手舞足蹈。取過紙筆。請韓方打就圖樣。交給工匠出身的和尚。即日動工。日夜不停。韓方守到天明。向松泉借了一身俗家衣服。作別回衙。無人看出破綻。依舊回衙理事。暫無書說。那提督轅門上。發見二萬餉銀被盜。大家都急得六神無主。楊存明即傳華亭縣姚棟來踏勘。瞧見木箱蓋上的粉印飛燕。便向存明說道。奇怪極了。卑職治下。連出十八起採花血案。却有粉印飛燕留在被害人衣襟上。大小式樣和箱蓋上的如出一轍。顯見是



一個人幹的。存明說道。這個該殺的劇盜。上次來盜印。也有粉燕留在匣底上。現在又來盜銀。可惡已極。本軍門捐廉千兩。懸賞購線。緝定。要拿來。明正典刑。姚棟說道。卑職亦願損廉五百兩作賞銀。說罷退出。乘轎回衙。馬上傳快班周福入署。着他上緊緝拿盜餉。要犯周福接過。硃讞。回到家中。告知燕飛來。燕飛來說道。盜餉的也是花花太歲韓方。昨夜被咱從提署屋面上追趕。直追到城外報恩寺。接着把與三個惡僧激戰。敗逃情形。細說一遍。周福說道。只怕韓方還躲在寺裏。待俺去稟明本官。派兵入寺搜查如何。燕飛來說道。昨晚俺追盜入寺。而且遍搜不見。現在派兵去。更屬空勞往返了。聽說該寺方丈與知府高鵬親熱非常。時相過從。有恃無恐。兼之寺中有兩個番僧。十分驍勇。若然韓方與該寺方丈通同一氣。這却更難破案了。現宜調查韓方是否在該




寺有了確實消息。那末俺去面見楊軍門。請派重兵入寺捉拿。周福依言吩咐兩個夥紀。化裝乞丐。日日到報恩寺中。陽爲向香客求乞。陰實偵探韓方。挨過了一個月。寺中的祕密工程告竣。韓方遂由地道中往來。松泉想活動方磚。已告成功。將有進香女子失足下地窖。這是有干國法。勸惡事。不能爲寺外人曉得的。一班叫化子鎮日等在山門口求乞。香客固然厭惡。和咱們也多妨礙。趁早驅逐。免遣後患。當下就向韓方說明。請他派差驅逐叫化子。不准山門口求乞。韓方馬上回衙門。派四個差役趕到報恩寺。執着皮鞭。把一班叫化子鞭打脚踢。驅逐乾淨。吩咐他們永遠不准到此求乞。一班乞丐鼠躩而逃。兩個捕役假扮的乞丐。也只好回轉班房。報恩寺裏的香烟就此日盛一日。原來松泉出錢雇用許多游民。在城廂內外放謠言。說得報恩寺裏的送子觀音。有



求必應。張家嫂嫂李家奶奶入寺許願。都生了胖壯大兒子。說得活靈活現。一現沒兒子的女眷們。聽得了這種謠言。信以爲真。都買了香燭。絡繹不絕的到報恩寺裏來燒香。不多幾天。跌下地窖的。已有四女。初時都不願失節。破口謾罵。韓方便用金錢爲餌。許她們每人每月酬勞五十金。一經懷孕。便卽送還。却巧四個都是貪財的商人婦。便卽軟化。等在地窖中。儘着松泉與韓方輪流取樂。她們的丈夫。只道他們跟着野漢子逃遁了。不向寺中詰問。只向岳家問罪。甚至涉訟公庭。常言道。知縣衙門朝南開。有理無錢莫進來。訟案遷延不結。原被兩造都弄得傾家蕩產。懊悔嫌遲。這是後話。表過不提。且說有個武舉人郭煥文。結婚多年。膝下猶虛。他的夫人金如玉到處燒香許願。皆無效驗。忽然聽得隣家婦女講張報恩寺裏的送子觀音靈驗非常。殿上有一百八十



方小匾額。都是還願人恭送的。如玉聽了。也想到報恩寺去燒香。就跑到丈夫面前。把隣婦的話。詳述一遍。末了說道。咱也要去燒香許願咧。煥文說道。俺自問不會造孽。不當使俺絕嗣。遲早總會得子的。你年紀未滿三十。血氣未喪。何愁不會得胎。偏要去懇求菩薩。你想生產是極污穢的事情。進了血房。不能夠走入廟宇寺觀。觀音豈肯來預聞生產事呢。況且俺聽得人們說。報恩寺裏的和尚。都是色中餓鬼。還有人說。只見女香客進寺。不見出來。勸你還是莫去燒香爲妙。如玉答道。你枉爲孝廉公。竟會誤信這種無稽之談。若說女香客果真只進不出。寺裏要容留不盡。地方上不要鬧得天翻地覆。那座報恩寺早已被人放火燒燬咧。俺只爲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故爾求神許願。巴巴的希望早生貴子。莫道無神却有神。否則報恩寺裏何來這許多額匾呢。你畢竟不



放心。胡妨與奴同去拈香。煥文答道。這也何必呢。俺生平不願向善薩乞靈。你執意要去。帶着使女小菊同行便了。如玉既得丈夫許可。就刻不待緩似的。叫小菊舀水洗臉。對鏡理妝。搽粉抹胭脂。修飾得嬌滴滴。越顯紅白。更換新衣出房。煥文欲命女傭去喚轎夫。如玉說道。乘軒而往。不如不去。誠則有靈。古人有一步三拜而入廟燒香的。俺今步行而去。已屬通融。豈可乘轎而往呢。煥文笑道。早去早回。無多耽擱。如玉唯唯答應。由小菊攜香籃引導而行。剛正跨出大門。頭上飛過一羣烏鴉。張口亂叫。小菊說道。出門遇鴉。不是好朕兆。還是明朝去燒香吧。如玉恨不得一步跨到報恩寺。那裏肯聽小菊的話呢。就答道。賤了頭嚙。嚇什麼。烏鴉是沒有靈性的。怎能識得人們的吉兇呢。專誠出門燒香。豈可無故縮回。若然明朝出門。仍聽得鴉聲。便怎樣呢。毋再多言。只管




走路。小菊只好戰兢兢取道前行。穿過北門。直到報恩寺。日未早午。尙無香客。主婢倆逕到大雄寶殿。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和尚合十相迎。小菊就他問道。送子觀音殿在那裏。和尚指着東邊說道。從東首進去。走過齋堂。便是觀音閣。小菊就引着如玉向東去。經過齋堂。只見一座五開間的佛閣。畫棟雕樑。十分華貴。閣中香烟繚繞。主婢倆走入閣中。烟雾刺目。珠淚直流。如玉忙取手帕拭去淚痕。親手向香籃中取出香燭。遞給小沙彌點燃。這個賊禿。名喚淨空。派在這裏。專司活動機關的。當下他一邊執燭向火上點燃。一邊張着烏溜溜的眼珠。把主婢倆的面貌仔細打量。只見一個年過花信。出落得盛鬢豐容。美麗絕倫。一個正屆妙齡。生得嬌小玲瓏。十分嫵媚。暗想師父豔福無窮。又有這一雙美人兒受用咧。那如玉立在蒲團前。守他點香燃燭。方纔至至誠誠。



跪倒蒲團。磕了三個頭。默默通誠。願菩薩保佑。早生貴子。祝畢跪在蒲團上。叫小菊拿鐵筒來。打算求鐵筒終身。小菊在香案上取了鐵筒。盪去。不料淨空專等她踏到活動方磚上。就伸手把壁上的機關向下一揪。主婢倆一起跌下地窖。小菊連叫哎喲。如玉嚇得魂飛天外。忽聽一陣銅鈴響。便覺足下軟絲絲。如玉揮手一摸。方知坐在魚網中。覺悟是惡僧做就的陷阱。悔不聽丈夫之言。如今身入虎穴。噉臍莫及。要脫身難脫身。惟拚一死。小菊坐在網中。哭喊救命。如玉倏的伸手掩住她的口。說道。喊不得。話聲未絕。只聽有人走來。在那裏貓哭老鼠假慈悲的說道。乖乘不要驚慌。佛爺爺來救你。來者是誰。原來是番僧禿禿。松泉爲防被人看出破綻。從地穴機關中殺入。派他把守地穴門。後面入口處。派着多拉把守。松泉和韓方纔得高枕無憂。等在地窖中取樂。當下



秃秃覷來。伸手向網中撈摸着小菊。一把拖出。覷到燈光下把她面貌諦視。只見淚飛滿面。好似帶雨梨花。就安慰道。你一交跌到了佛國裏來。從此朝歡暮樂。錦衣玉食。快活逍遙。享不盡無窮後福。保你笑口常開。何用啼哭。小菊瞪了他一眼。見他面色蒼黑。短鬚如滑。可像個衣叉。嚇得心頭別別跳。壯大了胆說道。咱們主母還在網中。待俺去扶他出來。求你把咱們主婢一同送到殿上。秃秃答道。咱去救你主母啊。說着奔到網下。伸手把如玉扯出網來。拖到火光下仔細打量。噴噴讚美道。好一個絕世無雙的歡喜佛。說着摸頭摸腳。問長問短。如玉只是不理會。秃秃說道。可惜這個美人兒是個啞吧。小菊攙言道。和尚謝謝你送咱們到殿上去。感恩不盡。秃秃答道。隨咱來吧。小菊只道是送他出去。那如玉却曉得不是好意。懶懶地在後隨行。走到一間臥室中。松泉正



和兩個婦女在那裏飲酒。禿禿上前報告明白。松泉見如玉生得豔而不侷。愜意非常。便叫她入座飲酒。如玉面壁而立。置之不理。松泉親手去拖扯。被如玉拚命向他手腕上咬去。咬脫一塊肉。鮮血迸流。松泉勃然大怒。急掣佩劍。要將她砍死。虧得禿禿連忙攔阻道。方丈暫息雷霆之怒。把此婦交給她的使女。設法勸化。畢竟她執意不允。然後殺之。使她死而無怨。松泉稱善。接着向小菊問過姓名。叫她把如玉帶到地室中。勸化服從。小菊暗想。咱若不允。主母性命難保。還是姑且答應。徐圖脫逃之計。打定主意。扶着如玉回到地室中休息。欲知主僕倆能否脫逃。請看第十集火燒報恩寺。

